

經史百家雜鈔



經史百家雜鈔卷九目錄

序跋之屬二

劉向戰國策序

許慎說文序

范曄後漢書宦者傳論

韓愈張中丞傳後序

讀儀禮

讀荀子

贈鄭尚書序

送李愿歸盤谷序

送王秀才填序

柳宗元論語辨二首

辨列子

辨文子

辨鬼谷子

辨晏子春秋

辨鶡冠子

歐陽修唐書藝文志序

五代史伶官傳序

五代史一行傳序

目錄

五代史宦者傳序

蘇氏文集序

釋惟儼文集序

釋祕演詩集序

集古錄跋尾十首

集古錄目序

送徐無黨南歸序

曾鞏先大夫集後序

中論目錄序

戰國策目錄序

新序目錄序

列女傳目錄序

王安石周禮義序

詩義序

書義序

馬端臨文獻通考序

經史百家雜鈔卷九目錄

經史百家雜鈔卷九

湘鄉曾國藩纂

李鴻章校

序跋之屬二

劉向戰國策序

周室自文武始興崇道德隆禮義設辟雍泮宮庠序之教陳禮樂絃歌移風之化敍人倫正夫婦天下莫不曉然論孝悌之義惇篤之行故仁義之道滿乎天下卒致之刑措四十餘年遠方慕義莫不賓服雅頌歌詠以思其德下及康昭之後雖有衰德其綱紀尙明及春秋時已四五百載矣然其餘業遺烈流而未滅五伯之起尊事周室五伯之後時君雖無德人臣輔其君者

若鄭之子產晉之叔向齊之晏嬰挾君輔政以竝立於中國猶

以義相支持歌詠以相感聘覲以相交期會以相一盟誓以相

救天子之命猶有所行會享之國猶有所恥小國得有所依百

姓得有所息故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周之流化豈不

大哉以上言周以禮讓為國及春秋之後眾賢輔國者既沒而禮義衰矣

孔子雖論詩書定禮樂王道粲然分明以匹夫無勢化之者七

十二人而已皆天下之俊也時君莫尚之是以王道遂用不興

故曰非威不立非勢不行之道以上言仲尼仲尼既沒之後田氏取

齊六卿分晉道德大廢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禮讓而貴戰爭

棄仁義而用詐譎苟以取強而已矣夫篡盜之人列為侯王詐

譎之國興立爲強是以轉相放效後生師之遂相吞滅併大兼
小暴師經歲流血滿野父子不相親兄弟不相安夫婦離散莫
保其命潛然道德絕矣晚世益甚萬乘之國七千乘之國五敵
侔爭權盡爲戰國貪饕無恥競進無厭國異政教各自制斷上
無天子下無方伯力功爭強勝者爲右兵革不休詐僞竝起當
此之時雖有道德不得設施有謀之強負阻而恃固連與交質
重約結誓以守其國故孟子孫卿儒術之士棄捐於世而游說
權謀之徒見貴於俗是以蘇秦張儀公孫衍陳軫代厲之屬主
從橫短長之說左右傾側蘇秦爲從張儀爲橫橫則秦帝從則
楚王所在國重所去國輕以上言六國爭強然當此之時秦國最雄諸

侯方弱。蘇秦結之合六國爲一，以償背秦。秦人恐懼，不敢闕兵於關中。天下不交兵者二十有九年。然秦國勢便形利，權謀之士咸先馳之。蘇秦始欲橫秦，弗用。故東合從，及蘇秦死後，張儀連橫，諸侯聽之，西向事秦。是故始皇因四塞之國，據崤函之阻，跨隴蜀之饒，聽眾人之策，乘六世之烈，以蠶食六國，兼諸侯，并有天下。仗於詐謀之積，終無信篤之誠，無道德之教，仁義之化，以綴天下之心。任刑法以爲治，信小術以爲道，遂燔燒詩書，坑殺儒士，上小堯舜，下邈三王，二世愈甚，惠不下施，情不上達。君臣相疑，骨肉相疏，化道淺薄，綱紀壞敗，民不見義而懸於不甯，撫天下十四歲。天下大潰，詐僞之弊也。其比王德豈不遠哉！孔

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
恥且格夫使天下有所恥故化可致也苟以詐僞偷活取容自
上爲之何以率下秦之敗也不亦宜乎以上言秦以詐力戰國
之時君德淺薄爲之謀策者不得不因勢而爲資據時而爲畫
故其謀扶急持傾爲一切之權雖不可以臨教化兵革救急之
勢也皆高才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出奇策異智轉危爲安易
亡爲存亦可喜皆可觀以上言戰國之

許慎說文序

敘曰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
視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易八卦

經史百集卷之九 序跋二

以垂憲象及神農氏結繩爲治而統其事庶業其鯀飾僞萌生
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蹏迹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
書契百工以乂萬品以察蓋取諸夬夬揚于王庭言文者宣教
明化於王者朝廷君子所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也倉頡之初
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卽謂之字文者物
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寢多也箸於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以
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體封于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
焉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一曰指事指事者
視而可識察而見意二一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畫成其物隨
體詰詘日月是也三曰形聲形聲者以事爲名取譬相成江河

是也四曰會意會意者比類合誼以見指據造信是也五曰轉
注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
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及宣王大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
古文或異至孔子書六經左邱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厥意可
得而說以上文字之源及古文大篆其後諸侯力政不統於王惡禮樂之害
已而皆去其典籍分爲七國田疇異晦車涂異軌律令異灋衣
冠異制言語異聲文字異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
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
厯篇大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
小篆者是時秦燒滅經書滌除舊典大發吏卒興戍役官獄

職務繁初有隸書以趣約易而古文由此絕矣自爾秦書有八

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

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以上秦小篆及八體書漢興有艸書尉律學僮十

七已上始試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為史又以八體試之郡移太

史并課最者以為尚書史書或不正輒舉劾之今雖有尉律不

課小學不修莫達其說久矣孝宣皇帝時召通倉頡讀者張敞

從受之涼州刺史杜業沛人爰禮講學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

平皇帝時徵禮等百餘人令說文字未央廷中以禮為小學元

士黃門侍郎揚雄采呂作訓纂篇凡倉頡已下十四篇凡五千

三百四十字羣書所載略存之矣以上西漢及亡新居攝使大司空

甄豐等校文書之部自以爲應制作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卽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卽小篆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曰左書卽秦隸書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書所以書幡信也以上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禮記尙書春秋論語孝經又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郡國亦往往於山川得鼎彝其銘卽卉代之古文皆自相似雖叵復見遠流其詳可得略說也而世人大共非訾以爲好奇者也故詭更正文鄉壁虛造不可知之書變亂常行以耀於世諸生競逐說字解經誼稱秦之隸書爲倉頡時書云父子相傳何得改易乃猥曰馬頭人爲長人持十爲

斗虫者屈中也廷尉說律至以字斷法苛人受錢苛之字止句
 也若此者甚眾皆不合孔氏古文謬於史籀俗儒曷夫翫其所
 習蔽所希聞不見通學未嘗觀字例之條怪舊執而善野言以
 其所知為祕妙究洞聖人之微旨又見倉頡篇中幼子承認因
 曰古帝之所作也其辭有神僊之術焉其迷誤不諭豈不悖哉
以上世俗非訾壁中古文不達字例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言必遵修舊文而不
 穿鑿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今亡矣夫蓋非其不知而不問
 人用己私是非無正巧說衰辭使天下學者疑蓋文字者經藝
 之本王政之始苛人所以垂後後人所以識古故曰本立而道
 生知天下之至噴而不可亂也今敘篆文合以古籀博采通人

至於小大信而有證稽撰其說將以理羣類解謬誤曉學者達
神指分別部居不相雜廁也萬物咸覩靡不兼載厥誼不昭爰
明以諭其傳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
經皆古文也其於所不知蓋闕如也以上述己著書之指
以大小篆合古籀

五百四十部目後敘

此十四篇五百四十部也九千三百五十三文重一千一百
十三解說凡十三萬三千四百四十一字其建首也立一爲
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同條牽屬共理相貫雜而不越據形系聯
引而申之以究萬原畢終於亥知化窮冥于時大漢聖德熙明
承天稽唐敷崇殷中遐邇被澤渥衍沛滂廣業甄微學士知方

探噴索隱厥誼可傳粵在永元困頓之季孟陬之月朔日甲申
曾曾小子祖自炎神縉雲相黃共承高辛大岳佐夏呂叔作藩
俾侯于許世祚遺靈自彼徂召宅此汝瀕竊印景行敢涉聖門
其宏如何節彼南山欲罷不能旣竭愚才惜道之味聞疑載疑
演贊其志次列微辭知此者稀儻昭所尤庶有達者理而董之
召陵萬歲里公乘艸莽臣冲稽首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伏
見陛下神明盛德承遵聖業上考度於天下流化於民先天
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萬國咸寧神人以和猶復深惟五
經之妙皆爲漢制博采幽遠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先帝詔侍
中騎都尉賈逵修理舊文殊藝異術王教一端苟有可以加

於國者靡不悉集。易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書曰：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國其昌。臣父故大尉南閣祭酒慎，本從達受古學，蓋聖人不妄作，皆有依據。今五經之道，昭炳光明，而文字者，其本所由生。自周禮、漢律，皆當學六書，貫通其意，恐巧說衰辭，使學者疑慎。博問通人，考之於達，作說文解字六藝羣書之詁，皆訓其意。而天地鬼神、山川草木、鳥獸蟲蟲、雜物奇怪、王制禮儀、世間人事，莫不畢載。凡十五卷，十三萬三千四百四十一字。慎前以詔書校書，東觀、教小黃門孟生、李喜等，以文字未定，未奏。上令慎已病，遣臣齋詣闕，慎又學孝經。孔氏古文說古文孝經者，孝昭帝時魯國三老所獻。建武

時給事中議郎衛宏所校皆口傳官無其說謹撰具一篇并
上臣沖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臯死臯齧首再拜以聞皇帝
陛下建光元年九月己亥朔二十日戊午上召上書者汝南
許沖詣左掖門外會令并齋所上書十月十九日申黃門饒
喜以詔書賜召陵公乘許沖布四十匹即日受詔朱雀掖門
敕勿謝

范曄後漢書宦者傳序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宦者四星在皇位之側故周禮置官亦
備其數閹者守中門之禁寺人掌女宮

五人月令仲冬

樵亦有巷伯刺

讒之篇然宦人之在王朝者其來舊矣將以其體非全氣情志
專良通關中人易以役養乎然而後世因之才任稍廣其能者
則勃貂管蘇有功於楚晉景監繆賢著庸於秦趙及其敝也則
豎刁亂齊伊戾禍宋以上宦官原起漢興仍襲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
引用士人以參其選皆銀璫左貂給事殿省及高后稱制乃以

張卿爲大謁者出入臥內受宣詔令文帝時有趙談北宮伯子
頗見親倖至於孝武亦愛李延年帝數宴後庭或潛遊離館故
請奏機事多以宦人主之元帝之世史游爲黃門令勤心納忠
有所補益其後弘恭石顯以佞險自進卒有蕭周之禍損穢帝
德焉以上前漢中興之初宦官悉用閹人不復雜調它士至永平中

始置員數中常侍四人小黃門十人和帝即阼幼弱而竇憲兄
弟專總權威內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惟閹官而已故鄭
眾得專謀禁中終除大憝遂享分土之封超登宮卿之位於是
中官始盛焉自明帝以後迄乎延平委用漸大而其員稍增中
常侍至有十人小黃門二十人改以金璫右貂兼領卿署之職
鄧后以女主臨政而萬機殷遠朝臣國議無由參斷帷幄稱制
下令不出房闈之間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國命手握王爵口
含天憲非復掖庭永巷之職閹牖房闈之任也其後孫程定立
順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續以五侯合謀梁冀受鉞迹因公正
恩固主心故中外服從上下屏氣或稱伊霍之勳無謝於往載

或謂良平之畫復興於當今。雖時有忠公而竟見排斥。舉動回

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光寵三族。直情忤意則參夷五

宗。漢之綱紀大亂矣。以上後漢宦官事實若夫高冠長劔。紆朱懷金者。布

滿宮闈。苴茅分虎。南面臣人者。蓋以十數。府署第館。棊列於都

鄙。子弟支附。過半於州國。南金和寶。冰紈霧縠之積。盈仞珍藏。

嬌媛侍兒。歌童舞女之玩。充備綺室。狗馬飾雕文。土木被緹繡。

皆剝割萌黎。競恣奢欲。構害明賢。專樹黨類。其有更相援引。希

附權彊者。皆腐身熏子。以自銜達。同敝相濟。故其徒有繁敗國。

蠹政之事。不敢單書。所以海內嗟毒。志士窮棲。寇劇緣間。搖亂

區夏。雖忠良懷憤。時或奮發。而言出禍從。旋見孳戮。因復大考

卷之七 序跋二

鉤黨轉相誣染凡稱善士莫不離被災毒竇武何進位崇戚近
乘九服之囂怨協羣英之執力而以疑留不斷至於殄敗斯亦
運之極乎雖袁紹龔行芟夷無餘然以暴易亂亦何云及自曹
騰說梁冀竟立昏弱魏武因之遂遷龜鼎所謂君以此始必以
此終信乎其然矣以上宦官災毒

韓愈張中丞傳後序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與吳郡張籍闔家中舊書得李翰
所為張巡傳翰以文章自名為此傳頗詳密然尚恨有闕者不
為許遠立傳又不載雷萬春事首尾遠雖材若不及巡者開門
納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巡俱守死

成功名城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
知二父志以爲巡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於賊遠誠畏死
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抗而不降乎當其圍
守時外無蚍蜉蟻子之援所欲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國亡
主滅遠見救援不至而賊來益眾必以其言爲信外無待而猶
死守人相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
亦明矣烏有城壞其徒俱死獨蒙媿恥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爲
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爲之邪說者又謂遠與巡分城而守城之
陷自遠所分始以此詬遠此又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死其
藏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觀者見其然

從而尤之其亦不達於理矣。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

是哉。許遠事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得免。其他則又

何說。當二公之初守也。甯能知人之卒不救。棄城而逆遁。苟此

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及其無救。而且窮也。將其創殘餓羸

之餘。雖欲去。必不達。二公之賢。其講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

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沮遏其勢。天下之

不亡其誰之功也。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擅彊兵

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比於

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愈嘗從事於汴。徐二州。屢道於兩府。

間親祭於其所謂雙廟者。其老人往往說巡遠時事云。以上并

事南霽雲之乞救於賀蘭也。賀蘭嫉巡遠之聲威功績出己上，不肖出師救愛霽雲之勇且壯，不聽其語。疆畱之具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語曰：雲來時睢陽之人不食月餘日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皆感激爲雲泣下。雲知賀蘭終無爲雲出師意，卽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圖，矢著其上，輒半箭曰：吾歸破賊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愈貞元中過泗州船上，人猶指以相語。城陷賊以刃脅降，巡巡不屈，卽牽去將斬之。又降霽雲，雲未應，巡呼雲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爲不義屈。雲笑曰：欲將以有爲也。公有言，雲敢不死。卽不屈。

以上南霽雲事

張籍曰：有于嵩者

少依於巡及巡起事嵩常在園中籍大厯中於和州烏江縣見嵩嵩時年六十餘矣以巡初嘗得臨渙縣尉好學無所不讀籍時尙小巖問巡遠事不能細也云巡長七尺餘鬚髯若神嘗見嵩讀漢書謂嵩曰何爲久讀此嵩曰未熟也巡曰吾於書讀不過三徧終身不忘也因誦嵩所讀書盡卷不錯一字嵩驚以爲巡偶熟此卷因亂抽他帙以試無不盡然嵩又取架上諸書試以問巡巡應口誦無疑嵩從巡久亦不見巡常讀書也爲文章操紙筆立書未嘗起草初守睢陽時士卒僅萬人城中居人戶亦且數萬巡因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巡怒鬚髯輒張及城陷賊縛巡等數十人坐且將戮巡起旋其眾見巡起或起或

泣巡曰汝勿怖死命也眾泣不能仰視巡就戮時顏色不亂陽如平常遠寬厚長者貌如其心與巡同年生月日後於巡呼巡爲兄死時年四十九嵩貞元初死於亳宋間或傳嵩有田在亳宋間武人奪而有之嵩將詣州訟理爲所殺嵩無子張籍云

以上雜述
張巡事

韓愈讀儀禮

余嘗苦儀禮難讀又其行於今者蓋寡沿襲不同復之無由考於今誠無所用之然文王周公之法制禮在於是孔子曰吾從周謂其文章之盛也古書之存者希矣百氏雜家尙有可取况聖人之制度邪於是掇其大要奇辭奧旨著於篇學者可觀焉

惜乎吾不及其時進退揖讓於其間嗚呼盛哉

韓愈讀荀子

始吾讀孟軻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尊聖人之道易行王易王伯
易伯也以爲孔子之徒沒尊聖人者孟氏而已晚得揚雄書益
尊信孟氏因雄書而孟氏益尊則雄者亦聖人之徒與聖人之
道不傳於世周之衰好事者各以其說干時君紛紛籍籍相亂
六經與百家之說錯雜然老師大儒猶在火於秦黃老於漢其
存而醱者孟軻氏而止耳揚雄氏而止耳及得荀氏書於是又
知有荀氏者也考其辭時若不粹要其歸與孔子異者鮮矣抑
猶在軻雄之間乎孔子刪詩書筆削春秋合於道者著之離於

道者黜去之故詩書春秋無疵余欲削荀氏之不合者附於聖人之籍亦孔子之志與孟氏醕乎醕者也荀與揚大醕而小疵韓愈贈鄭尙書序

嶺之南其州七十其二十二隸嶺南節度府其四十餘分四府府各置帥然獨嶺南節度爲大府大府始至四府必使其佐啟問起居謝守地不得卽賀以爲禮歲時必遣賀問致水土物大府帥或道過其府府帥必戎服左握刀右屬弓矢帕首袴鞬迎郊及旣至大府帥先入據館帥守屏若將趨入拜庭之爲者大府與之爲讓至一再乃敢改服以賓主見適位執爵皆興拜不許乃止虔若小侯之事大國有大事諮而後行

以上體制崇重

隸府之

州離府遠者至三千里懸隔山海使必數月而後能至蠻夷悍
輕易怨以變其南州皆岸大海多洲島颿風一日踔數千里漫
瀾不見蹤迹控御失所依險阻結黨仇機毒矢以待將吏撞搪
呼號以相和應蜂屯蟻雜不可爬梳好則人怒則獸故常薄其
征入簡節而疏目時有所遺漏不究切之長養以兒子至紛不
可治乃草薙而禽獮之盡根株痛斷乃止其海外雜國若耽浮
羅流求毛人夷亶之州林邑扶南真臘干陀利之屬東南際天
地以萬數或時候風潮朝貢蠻胡賈人舶交海中若嶺南帥得
其人則一邊盡治不相寇盜賊殺無
之災水旱癘毒之患

外國之貨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於中國不可勝用故選

帥常重於他鎮非有文武威風知大體可畏信者則不幸往往

有事

以上地廣俗殊難治

長慶三年四月以工部尚書鄭公爲刑部尚書

兼御史大夫往踐其任鄭公嘗以節鎮襄陽又帥滄景德棣歷

河南尹華州刺史皆有功德可稱道人朝爲金吾將軍散騎常

侍工部侍郎尚書家屬百人無數畝之宅僦屋以居可謂貴而

能貧爲仁者不富之效也及是命朝廷莫不悅將行公卿大夫

士苟能詩者咸相率爲詩以美朝政以慰公南行之思韻必以

來字者所以祝公成政而來歸疾也

韓愈送李愿歸盤谷序

太行之陽有盤谷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藪茂居民鮮少

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愿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於人名聲昭於時坐於廟朝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才峻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閒居妒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於天子用力於當世者之所爲也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窮居而閒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採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起居無時

惟適之安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有樂於身孰
若無憂於其心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大丈
夫不遇於時者之所爲也我則行之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
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趨起口將言而囁嚅處穢污而不羞觸刑
辟而誅戮傲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於爲人賢不肖何如
也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爲之歌曰盤之中維子
之宮盤之士可以稼盤之泉可濯可沿盤之阻誰爭子所窈而
深廓其有容繚而曲如往而復嗟盤之樂兮樂且無央虎豹遠
迹兮蛟龍遁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飲且食兮壽而康無不
足兮奚所望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於盤兮終吾生以徜徉

經史百家雜考卷之七 序跋二

韓愈送王秀才填序

吾嘗以爲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所能授弟子原遠而末益分蓋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爲莊周故周之書喜稱子方之爲人荀卿之書語聖人必曰孔子子弓子弓之事業不傳惟太史公書弟子傳有姓名字曰馯臂子弓子弓受易於商瞿孟軻師子思子思之學蓋出曾子自孔子沒羣弟子莫不有書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吾少而樂觀焉太原王填示予所爲文好舉孟子之所道者與之言信悅孟子而屢贊其文辭夫沿河而下苟不止雖有遲疾必

至於海如不得其道也雖疾不止終莫幸而至焉故學者必慎其所道道於楊墨老莊佛之學而欲之聖人之道猶航斷港絕潢以望至於海也故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今墳之所由既幾於知道如又得其船與楫知沿而不止嗚呼其可量也哉

柳宗元論語辨二首

或問曰儒者稱論語孔子弟子所記信乎曰未然也孔子弟子曾參最少少孔子四十六歲曾子老而死是書記曾子之死則去孔子也遠矣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略無存者已吾意曾子弟子之爲之也何也且是書載弟子必以字獨曾子有子不然是言之弟子之號之也然則有子何以稱子曰孔子之歿也諸

弟子以有若為似夫子立而師之其後不能對諸子之問乃叱
避而退則固嘗有師之號矣今所記曾子獨最後死余是以知
之蓋樂正子春子思之徒與為之爾或曰仲尼弟子嘗雜記其
言然而卒成其書者曾氏之徒也

堯曰咨爾舜天之厯數在爾躬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
禹余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於皇天后土有罪不敢赦萬方
有罪罪在朕躬朕躬有罪無以爾萬方或問之曰論語書記問
對之辭耳今卒篇之首章然有是何也柳先生曰論語之大莫
大乎是也是乃孔子常常諷道之辭云爾彼孔子者覆生人之
器也上焉堯舜之不遭而禪不及已下之無湯武之勢而已不

得爲天吏。生人無以澤其德。日視聞其勞死怨呼而已之德。涸焉無所依而施。故於常常諷道云爾而止也。此聖人之大志也。無容問對於其間。弟子或知之。或疑之。不能明相與傳之。故於其爲書也。卒篇之首嚴而立之。

柳宗元辨列子

劉向古稱博極羣書。然其錄列子獨曰。鄭穆公時人。穆公在孔

子前幾百歲。列子書言鄭國皆云子產。鄧析不知向何以言之。

如此。史記鄭繻公二十四年。楚悼王四年。圍鄭。鄭殺其相駟子

陽。子陽正與列子同時。是歲周安王四年。秦惠王韓烈侯趙武

侯二年。魏文侯二十七年。燕釐公五年。齊康公七年。宋悼公六

年魯穆公十年不知向言魯穆公時遂誤爲鄭耶不然何乖錯至如是其後張湛徒知怪列子書言穆公後事亦不能推知其時然其事亦多增竄非其實要之莊周爲放依其辭其稱夏棘狙公紀消子季咸等皆出列子不可盡紀雖不概於孔子道然其虛泊寥闊居亂世遠于利禍不得逮於身而其心不窮易之遁世無悶者其近是與余故取焉其文辭類莊子而尤質厚少僞作好文者可廢邪其楊朱力命疑其楊子書其言魏牟孔穿皆出列子後不可信然觀其辭亦足通知古之多異術也讀焉者慎取之而已矣

柳宗元辨文子

文子書十二篇其傳曰老子弟子其辭時若有可取其指意皆本老子然考其書蓋駁書也其渾而類者少竊取他書以合之者多凡孟子輩數家皆見剽竊曉然而出其類其義緒文辭又牙相抵而不合不知人之增益之與或者眾爲聚斂以成其書與然觀其往往有可立者意頗惜之憫其爲之也勞今刊去謬惡亂雜者取其似是者又頗爲發其意藏於家

柳宗元辨鬼谷子

元冀好讀古書然甚賢鬼谷子爲其指要幾千言鬼谷子要爲無取漢時劉向班固錄書無鬼谷子鬼谷子後出而險謐峭薄恐其妄言亂世難信學者宜其不道而世之言縱橫者時葆其

書尤者晚乃益出七術怪謬異甚不可考校其言益奇而道益
陋使人狙狂失守而易於陷墜幸矣人之葆之者少今元子又
交之以指要嗚呼其為好術也過矣

柳宗元辨晏子春秋

司馬遷讀晏子春秋高之而莫知其所以為書或曰晏子為之
而人接焉或曰晏子之後為之皆非也吾疑其墨子之徒有齊
人者為之墨好儉晏子以儉名於世故墨子之徒尊著其事以
增高為己術者且其旨多尚同兼愛非樂節用非厚葬久喪者
是皆出墨子又非孔子好言鬼事非儒明鬼又出墨子其言問
輿及古冶子等尤怪誕又往往言墨子聞其道而稱之此甚顯

白者自劉向歆班彪固父子皆錄之。儒家中之甚矣。數子之不詳也。蓋非齊人不能具其事。非墨子之徒則其言不若是。後之錄諸子書者。宜列之墨家。非晏子爲墨子也。爲是書者。墨子之道也。

柳宗元辨鶡冠子

余讀賈誼鵬賦。嘉其辭。而學者以爲盡出鶡冠子。余往來京師。求鶡冠子無所見。至長沙始得其書。讀之。盡鄙淺言也。唯誼所用爲美。餘無可者。吾意好異者。僞爲其書。反用鵬賦以文飾之。非誼有所取之。決也太史公伯夷列傳。稱賈子曰。貪夫殉財。烈士殉名。夸者死權。不稱鶡冠子。遷號爲博極羣書。假令當時有

其書遷豈不見耶假令真有鵝冠子書亦必不取鵝賦以充入之者何以知其然耶曰不類

歐陽修唐書藝文志序

自六經焚於秦而復出於漢其師傳之道中絕而簡編脫亂訛缺學者莫得其本真於是諸儒章句之學興焉其後傳注箋解義疏之流轉相講述而聖道蠹明然其為說固已不勝其繁矣

以上 經 至於上古三皇五帝以來世次國家興滅終始僭竊偽亂

史官備矣而傳記小說外暨方言地理職官氏族皆出於史官

之流也以上 自孔子在時方修明聖經以絀繆異而老子著書

論道德接乎周衰戰國游談放蕩之士田駢慎到列莊之徒各

極其辨而孟軻荀卿始專修孔氏以折異端然諸子之論各成

一家自前世皆存而不絕也以上夫王迹熄而詩亡離騷作而

文辭之士興歷代盛衰文章與時高下然其變態百出不可窮

極何其多也以上自漢以來史官列其名氏篇第以為六藝九

種七畧至唐始分為四類曰經史子集而藏書之盛莫盛於開

元其著錄者五萬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學者自為之書

又二萬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嗚呼可謂盛矣以上唐六經之道

簡嚴易直而天人備故其愈久而益明其餘作者眾矣質之聖

人或離或合然其精深閎博各盡其術而怪奇偉麗往往震發

於其間此所以使好奇愛博者不能忘也然凋零磨滅不可勝

數豈其華文少實不足以行遠與而俚言俗說猥有存者亦其
有幸不幸與今著於篇有其名而無其書者十蓋五六也可不
惜哉

歐陽修五代史伶官傳序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
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
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為兄弟而
皆背晉而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
志莊宗受而藏之於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請
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係燕父子以組

函梁君臣之首入於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

可謂壯哉以上盛及仇讐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蒼

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

斷髮泣下沾襟何其衰也以上衰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

成敗之跡而皆自於人歟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憂勞可以興國

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

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為天下笑夫禍

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也哉

歐陽修五代史一行傳序

嗚呼五代之亂極矣傳所謂天地閉賢人隱之時歟當此之時

序跋二

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搢紳之士安其祿而立其朝。充然無復
 廉恥之色者。皆是也。吾以謂自古忠臣義士多出於亂世。而怪
 當時可道者何少也。豈果無其人哉。雖曰干戈興。學校廢。而禮
 義衰。風俗墮。至於如此。然自古天下未嘗無人。也。吾意必有
 潔身自負之士。嫉世遠去而不可見者。以上疑潔身之士遠遁自古賢材
 有韞於中而不見於外。或窮居陋巷。委身草莽。雖顏子之行。不
 遇仲尼而名不彰。况世變多故。而君子道消之時乎。吾又以謂
 必有負材能。修節義。而沈淪於下。泯沒而無聞者。以上疑節義之士泯沒
 求之傳記。而亂世崩離。文字殘缺。不可復得。然僅得者。四五人
 而已。處乎山林。而羣麋鹿。雖不足以為中道。然與其食人之祿。

俛首而包羞孰若無媿於心。放身而自得吾得二人焉。曰鄭遨、張薦。明勢利不屈其心，去就不違其義。吾得一人焉。曰石昂。苟利於君，以忠獲罪，而何必自明。有至死而不言者，此古之義士也。吾得一人焉。曰程福贇。五代之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至於兄弟夫婦人倫之際，無不大壞。而天理幾乎其滅矣。於此之時，能以孝弟自修於一鄉，而風行於天下者，猶或有之。然其事迹不著，而無可紀次。獨其名氏或因見於書者，吾亦不敢沒，而其略可錄者，吾得一人焉。曰李自倫，作一行傳。

歐陽修五代史宦者傳序

五代文章陋矣，而史官之職廢於喪亂，傳記小說多失其傳，故

其事迹終始不完而雜以訛繆至於英豪奮起戰爭勝敗國家
 興廢之際豈無謀臣之略辯士之談而文字不足以發之遂使
 泯然無傳於後世然獨張承業事卓卓在人耳目至今故老猶
 能道之其論議可謂偉然歟殆非宦者之言也以上歎張承業之賢自古
 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於女禍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
 蓋其用事也近而習其為心也專而忍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
 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親之待其已信然後懼以禍福而
 把持之雖有忠臣碩士列於朝廷而人主以為去已疏遠不若
 起居飲食前後左右之親為可恃也故前後左右者日益親則
 忠臣碩士日益疏而人主之勢日益孤勢孤則懼禍之心日益

切而把持者日益牢。安危出其喜怒。禍患伏於帷闥。則嚮之所謂可恃者。乃所以爲患也。患已深而覺之。欲與疏遠之臣圖左右之親近。緩之則養禍而益深。急之則挾人主以爲質。雖有聖智不能與謀。謀之而不可爲。爲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則俱傷而兩敗。故其大者亡國。其次亡身。而使姦豪得藉以爲資而起。至挾其種類盡殺。以快天下之心。而後已。此前史所載宦者之禍。常如此者。非一世也。夫爲人主者。非欲養禍於內而疏忠臣。頌士於外。蓋其漸積而勢使之然也。夫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則禍斯及矣。使其一悟。摔而去之可也。宦者之爲禍。雖欲悔悟而勢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已。故曰深於女禍者。謂此也。

可不戒哉以上泛論宦官之禍昭宗信狎宦者由是有東宮之

幽既出而與崔胤圖之胤為宰相顧力不足為乃召兵於梁梁

兵且至而宦者挾天子走之岐梁兵圍之三年昭宗既出而唐

亡矣初昭宗之出也梁王悉誅唐宦者第五可範等七百餘人

其在外者悉詔天下捕殺之而宦者多為諸鎮所藏匿而不殺

是時方鎮僭擬悉以宦官給事而吳越最多乃莊宗立詔天下

訪求故唐時宦者悉送京師得數百人宦者遂復用事以至於

亡此何異求已覆之車躬駕而履其轍也可為悲夫以上五代宦官

歐陽修蘇氏文集序

余友蘇子美之亡後四年始得其平生文章遺稿於太子太傅

杜公之家而集錄之以爲十卷子美杜氏壻也遂以其集歸之而告於公曰斯文金玉也棄擲埋沒糞土不能銷蝕其見遺於一時必有收而寶之於後世者雖其埋沒而未出其精氣光怪已常能自發見而物亦不能揜也故方其擯斥摧挫流離窮厄之時文章已自行於天下雖其怨家仇人及嘗能出力而擠之死者至其文章則不能少毀而揜蔽之也凡人之情忽近而貴遠子美屈於今世猶若此其伸於後世宜如何也公其可無恨

以上言子美文必伸於後世

予嘗考前世文章政理之盛衰而怪唐太宗致

治幾乎三王之盛而文章不能革五代之餘習後百有餘年韓李之徒出然後元和之文始復於古唐衰兵亂又百餘年而聖

宋興天下一定晏然無事又幾百年而古文始盛於今自古治
 時少而亂時多幸時治矣文章或不能純粹或遲久而不相及
 何其難之若是歟豈非難得其人歟苟一有其人又幸而及出
 於治世世其可不為之貴重而愛惜之歟嗟吾子美以一酒食
 之過至廢為民而流落以死此其可以歎息流涕而為當世仁
 人君子之職位宜與國家樂育賢材者惜也以上言子美生於
治世又能文竟以
才見廢子美之齒少於予而予學古文反在其後天聖之間予舉
 進士於有司見時學者務以言語聲偶擗裂號為時文以相誇
 尚而子美獨與其兄才翁及穆參軍伯長作為古歌詩雜文時
 人頗共非笑之而子美不顧也其後天子患時文之弊下詔書

諷勉學者以近古。由是其風漸息而學者稍趨於古焉。獨子美

為於舉世不為之時。其始終自守不牽世俗趨舍。可謂特立之

士也。以上言子美為古又於舉世不為之時子美官至大理評事集賢校理而廢

後為湖州長史以卒。享年四十有一。其狀貌奇偉望之昂然而

即之温温。久而愈可愛慕。其才雖高而人亦不甚嫉忌。其擊而

去之者。意不在子美也。賴天子聰明仁聖。凡當世所指名而排

斥。二三大臣而下。欲以子美為根而累之者。皆蒙保全。今竝列

於榮寵。雖與子美同時飲酒得罪之人。多一時之豪俊。亦被收

采。進顯於朝廷。而子美獨不幸死矣。豈非其命也。悲夫。以上言

罪者多復進用獨

子美不幸早死

歐陽修釋惟儼文集序

惟儼姓魏氏杭州人少遊京師三十餘年雖學於佛而通儒術
喜爲辭章與吾亡友曼卿交最善曼卿遇人無所擇必皆盡其
忻懽惟儼非賢士不交有不可其意無貴賤一切閉拒絕去不
少顧曼卿之兼愛惟儼之介所趨雖異而交合無所間曼卿嘗
曰君子汎愛而親仁惟儼曰不然吾所以不妄交人故能得天
下士若賢不肖混則賢者安肯顧我哉以此一時賢士多從其
遊居相國浮園不出其戶十五年士嘗遊其室者禮之惟恐不
至及去爲公卿貴人未始一往干之以上惟儼不妄交人然嘗竊怪平生
所交皆當世賢傑未見卓卓著功業如古人可記者因謂世所

稱賢才若不筭兵走萬里立功海外則當佐天子號令賞罰於
明堂苟皆不用則絕寵辱遺世俗自高而不屈尙安能酣豢於
富貴而無爲哉醉則以此誚其坐人人亦復之以謂遺世自守
古人之所易若奮身逢時欲必就功業此雖聖賢難之周孔所
以窮達異也今子老於浮圖不見用於世而幸不踐窮亨之塗
乃以古事之已然而責今人之必然邪以上惟儼與然惟儼雖
傲乎退偃於一室天下之務當世之利病與其言終日不厭惜
其將老也已曼卿死惟儼亦買地京城之東以謀其終乃斂生
平所爲文數百篇示余曰曼卿之死既已表其墓願爲我序其
文及我之見也嗟夫惟儼既不用於世其材莫見於時若考其

經史百家類編卷九
筆墨馳騁文章贍逸之能可以見其志矣

歐陽修釋祕演詩集序

予少以進士遊京師因得盡交當世之賢豪然猶以謂國家臣
一四海休兵革養息天下以無事者四十年而智謀雄偉非常
之士無所用其能者往往伏而不出山林屠販必有老死而世
莫見者欲從而求之不可得其後得吾亡友石曼卿曼卿爲人
廓然有大志時人不能用其材曼卿亦不屈以求合無所放其
意則往往從布衣野老酣嬉淋漓顛倒而不厭予疑所謂伏而
不見者庶幾狎而得之故嘗喜從曼卿遊欲因以陰求天下奇
士

以上與曼卿交因以求天下奇士

浮圖祕演者與曼卿交最久亦能遺外世

俗以氣節相高。二人懽然無所間。曼卿隱於酒。祕演隱於浮屠。皆奇男子也。然喜爲歌詩以自娛。當其極飲大醉。歌吟笑呼。以適天下之樂。何其壯也。一時賢士皆願從其遊。予亦時至其室。十年之間。祕演北渡河東之濟。耶無所合。困而歸。曼卿已死。祕演亦老病。嗟夫。二人者。予乃見其盛衰。則予亦將老矣。夫。以上敘己

與曼卿祕演三人踪跡

曼卿詩辭清絕。尤稱祕演之作。以爲雅健。有詩人

之意。祕演狀貌雄傑。其胸中浩然。旣習於佛。無所用。獨其詩可行於世。而嬾不自惜。已老。肱其橐。尙得三四百篇。皆可喜者。曼卿死。祕演漠然無所向。聞東南多山水。其巔崖岷嶂。江濤洶涌。甚可壯也。遂欲往遊焉。足以知其老而志在也。於其將行爲敘。

其詩因道其盛時以悲其衰

歐陽修集古錄跋尾十首

右漢公昉碑者迺漢中太守南陽郭芝爲公昉修廟記也漢碑
今在者類多磨滅而此記文字僅存可讀所謂公昉者初不載
其姓名但云君字公昉爾又云耆老相傳以爲王莽居攝二年
君爲郡吏啖瓜旁有真人居左右莫察君獨進美瓜又從而敬
禮之真人者遂與期谷口山上乃與君神藥曰服藥以從當移
意萬里知鳥獸言語是時府君去家七百餘里休謁往來轉景
卽至闔郡驚焉白之府君徙爲御史鼠嚙被具君乃畫地爲獄
召鼠誅之視其腹中果有被具府君欲從學道頃無所進府君

怒敕尉部吏收公昉妻子。公昉呼其師告以厄。其師以藥飲公昉。妻子曰：「可去矣。」妻子戀家不忍去。於是乃以藥塗屋柱，飲牛馬六畜，須臾有大風雲來，迎公昉妻子，屋宅六畜脩然與之俱去。其說如此，可以爲怪妄矣。以上述碑中語嗚呼！自聖人沒而異端起，戰國秦漢之際，奇辭怪說紛然爭出，不可勝數。久而佛之徒來自西夷，老之徒起於中國，而二患交攻爲吾儒者，往往牽而從之。其卓然不惑者，僅能自守而已。欲排其說而黜之，常患乎力不足也。如公昉之事，以語愚人，豎子皆知其妄矣。不待有力而後能破其惑也。然彼漢人乃刻之金石，以傳後世，其意惟恐後世之不信。然後世之人未必不從而惑也。以上歎異說易以惑人

右漢太尉劉寬碑陰題名寬碑有二其故吏門生各立其一也此題名在故吏所立之碑陰其別列於後者在寬子松之碑陰也寬以漢中平二年卒至唐咸亨元年其裔孫胡城公爽以碑歲久皆仆于野爲再立之竝記其世序嗚呼前世士大夫世家著之譜牒故自中平至咸亨四百餘年而爽能知其世次如此之詳也蓋自黃帝以來子孫分國受姓厯堯舜三代數千歲間詩書所紀皆有次序豈非譜繫源流傳之百世不絕歟此古人所以爲重也不然則士生於世皆莫自知其所出而昧其世德遠近其所以異於禽獸者僅能識其父祖爾其可忽哉唐世譜牒尤備士大夫務以世家相高至其弊也或陷輕薄婚姻附託

邀求貨賂君子患之然而士子修飭喜自樹立兢兢惟恐墜其
世業亦以有譜牒而能知其世也今之譜學亡矣雖名臣巨族
未嘗有家譜者然而俗習苟簡廢失者非一豈止家譜而已哉
右王獻之法帖余嘗喜覽魏晉以來筆墨遺跡而想前人之高
致也所謂法帖者其事率皆弔哀候病敘睽離通訊問施於家
人朋友之間不過數行而已蓋其初非用意而逸筆餘興淋漓
揮灑或妍或醜百態橫生披卷發函爛然在目使人驟見驚絕
徐而視之其意態愈無窮盡故使後世得之以爲奇翫而想見
其人也於高文大冊何嘗用此而今人不然至或棄百事弊精
疲力以學書爲事業用此終老而窮年者是眞可笑也

右昭仁寺碑在幽州唐太宗與薛舉戰處也唐自起義與羣雄戰處後皆建佛寺云爲陣亡士薦福湯武之敗桀紂殺人固亦多矣而商周享國皆數百年其荷天之祐者以其心存大公爲民除害也唐之建寺外雖託爲戰亡之士其實自贖殺人之咎爾其撥亂開基有足壯者及區區於此不亦陋哉碑文朱子奢撰而不著書人名氏字畫甚工此余所錄也

右放生池碑不著書撰人名氏放生池唐世處處有之王者仁澤及於草木昆蟲使一物必遂其生而不爲私惠也惟天地生萬物所以資於人也然代天而治物者當爲之節使其足用而取之不過萬物得遂其生而不天三代之政如斯而已易大傳

曰庖犧氏之王也能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蓋言其始教民取物資生而爲萬世之利此所以爲聖人也浮圖氏之說乃謂殺物者有罪而放生者得福苟如其言則庖犧氏遂爲人間之聖人地下之罪人矣

右司刑寺大腳跡竝碑銘二閣朝隱撰附詩曰匪手攜之言示之事蓋諭昏愚者不可以理曉而決疑惑者難用空言雖示之已驗之事猶懼其不信也此自古聖賢以爲難語曰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者聖人非棄之也以其語之難也佛爲中國大患非止中人以下聰明之智一有惑焉有不能解者矣方武氏之時毒被天下而刑獄慘烈不可勝言而彼佛者遂見光蹟於其

間果何爲哉自古君臣事佛未有如武氏之時盛也視朝隱等
碑銘可見矣然禍及生民毒流王室亦未有若斯之甚也碑銘
文辭不足錄錄之者所以警也俾覽者知無佛之世詩書雅頌
之聲斯民蒙福者如彼有佛之盛其金石文章與其人之被禍
者如此可以少思焉

右華陽頌唐元宗詔附元宗尊號曰聖文神武皇帝可謂盛矣
而其自稱曰上清弟子者何其陋哉方其肆情奢淫以極富貴
之樂蓋窮天下之力不足以贍其欲使神仙道家之事爲不無
亦非其可冀矧其實無可得哉甚矣佛老之爲世惑也佛之徒
曰無生者是畏死之論也老之徒曰不死者是貪生之說也彼

其所以貪畏之意篤則棄萬事絕人理而爲之然而終於無所得者何哉死生天地之常理畏者不可以苟免貪者不可以苟得也惟積習之久者成其邪妄之心佛之徒有臨死而不懼者妄意乎無生之可樂而以其所樂勝其所可畏也老之徒有死者則相與諱之曰彼超去矣彼解化矣厚自誣而託之不可詰或曰彼術未至故死爾前者苟以遂其非後者從而惑之以爲誠然也佛老二者同出於貪而所習則異然由必棄萬事絕人理而爲之其貪於彼者厚則捨於此者果若元宗者方溺於此而又慕於彼不勝其勞是真可笑也

右令長新戒唐開元之治盛矣元宗嘗自擇縣令二百六十三人

賜以丁甯之戒其後天下爲縣者皆以新戒刻石今猶有存者
余之所得者六世人皆忽不以爲貴也元宗自除內難遂致太
平世徒以爲英豪之主然不知其興治之勤用心如此可謂知
爲政之本矣然鮮克有終明智所不免惜哉新戒凡六其一河
內其二虞城其三不知所得之處其四汜水其五穰其六舞陽
右平泉草木記李德裕撰余嘗讀鬼谷子書見其馳說諸侯之
國必視其爲人材性賢愚剛柔緩急而因其好惡喜懼憂樂而
捭闔之陽開陰塞變化無窮顧天下諸侯無不在其術中者惟
不見其所好者不可得而說也以此知君子宜慎其所好蓋泊
然無欲而禍福不能動利害不能誘此鬼谷之術所不能爲者

聖賢之高致也。其次簡其所欲，不溺於所好，斯可矣。若德裕者，處富貴，招權利，而好奇貪得之心不已，至或疲弊精神於草木，斯其所以敗也。其遺戒有云：壞一草一木者，非吾子孫。此又近乎愚矣。

右華嶽題名。自唐開元二十三年，訖後唐清泰二年，實二百一十年。題名者五百一十一人，再題者又三十一人。錄爲十卷，往往當時知名士也。或兄弟同遊，或子姪竝侍，或僚屬將佐之咸在，或山人處士之相攜，或奉使奔命，有行役之勞，或窮高望遠，極登臨之適，其富貴貧賤歡樂憂悲，非惟人事百端，而亦世變多故。開元二十三年歲在丙子，是歲天子躬耕籍田，肆大赦，羣臣方

頌太平請封禪蓋有唐極盛之時也清泰二年歲在乙未廢帝
篡立之明年也是歲石敬瑭以太原反召契丹入自鴈門廢帝
自焚于洛陽而晉高祖入自太原五代極亂之時也始終二百
年間或治或亂或盛或衰而往者來者先者後者雖窮達壽夭
參差不齊而斯五百人者卒歸於共盡也其姓名歲月風霜剝
裂亦或在或亡其存者獨有千仞之山石爾故特錄其題刻每
撫卷慨然何異臨長川而歎逝者也

歐陽修集古錄目序

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之彊有力而不好好之而無力
雖近且易有不能致之象犀虎豹蠻夷山海殺人之獸然其齒

角皮革可聚而有也。玉出崑崙流沙萬里之外，經十餘譯乃至乎中國。珠出南海，常生深淵，採者腰絙而入，水形色非人，往往不出，則下飽蛟魚。金礦於山，鑿深而穴遠，篝火餼糧而後進。其崖崩窟塞，則遂葬於其中者，率嘗數十百人，其遠且難而又多死禍，常如此。然而金玉珠璣世常兼聚而有也。凡物好之而有，力則無不至也。以上言好之而有，力則物皆可致。湯盤孔鼎，岐陽之鼓，岱山鄒嶧會稽之刻石，與夫漢魏已來聖君賢士，桓碑彝器銘詩序記，下至古文籀篆分隸諸家之字書，皆三代以來至寶，怪奇偉麗，工妙可喜之物，其去人不遠，其取之無禍。然而風霜兵火湮淪，磨滅散棄於山崖墟莽之間，未嘗收拾者，由世之好者少也。幸

而有好之者又其力或不足故僅得其一二而不能使其聚也

以上言金石文字難聚

夫力莫如好好莫如一予性顓而嗜古凡世人之

所貪者皆無欲於其間故得一其所好於斯好之已篤則力雖

未足猶能致之故上自周穆王以來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

四海九州名山大澤窮崖絕谷荒林破冢神仙鬼物詭怪所傳

莫不皆有以為集古錄以謂轉寫失真故因其石本軸而藏之

有卷帙次第而無時世之先後蓋其取多而未已故隨其所得

而錄之又以謂聚多而終必散乃撮其大要別為錄目因竝載

夫可與史傳正其闕繆者以傳後學庶益於多聞

錄以上述集古錄日之意

或譏余曰物多則其勢難聚聚久而無不散何必區區於是哉

子對曰足吾所好玩而老焉可也象犀金玉之聚其能果不散

乎予固未能以此而易彼也

以上言物聚而必散

歐陽修送徐無黨南歸序

草木鳥獸之爲物。眾人之爲人。其爲生雖異而爲死則同一歸。於腐壞澌盡泯滅而已。而眾人之中有聖賢者。固亦生且死於其閒。而獨異於草木鳥獸。眾人之者。雖死而不朽。逾遠而彌存也。其所以爲聖賢者。修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修於身者。無所不獲。施於事者。有得有不得焉。其見於言者。則又有能有不能也。施於事矣。不見於言。可也。自詩書史記所傳其人。豈必皆能言之士哉。修於身矣。而不施於

事不見於言亦可也。孔子弟子有能政事者矣，有能言語者矣。若顏回者在陋巷，曲肱飢臥而已。其羣居則默然，終日如愚人。然自當時羣弟子皆推尊之，以爲不敢望而及。而後世更百千歲，亦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於事，況於言乎？予讀班固藝文志、唐四庫書目，見其所列自三代秦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至百餘篇，少者猶三四十篇。其人不可勝數，而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焉。予竊悲其人文章麗矣，言語工矣，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也。方其用心與力之勞，亦何異眾人之汲汲營營而忽焉以死者？雖有遲有速而卒與三者同歸於泯滅，夫言之不可恃也。蓋如此，今之學者莫不慕古。

聖賢之不朽而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閒者皆可悲也東陽徐生少從予學爲文章稍稍見稱於人既去而與羣士試於禮部得高第由是知名其文辭日進如水湧而山出予欲摧其盛氣而勉其思也故於其歸告以是言然予固亦喜爲文辭者亦因以自警焉

曾鞏先大夫集後序

公所爲書號僊鳧羽翼者三十卷西陲要紀者十卷清邊前要五十卷廣中台志八十卷爲臣要紀三卷四聲韻五卷總一百七十八卷皆刊行於世今類次詩賦書奏一百二十三篇又自爲十卷藏於家以上方五代之際儒學既擯焉後生小子治術

序跋

業於閭巷文多淺近是時公雖少所學已皆知治亂得失興壞之理其為文閎深雋美而長於諷諭今類次樂府已下是也

五代時

宋既平天下公始出仕當此之時太祖太宗綱紀大

法矣公於是勇言當世之得失其在朝廷疾當事者不忠故凡

言天下之要必本天子憂憐百姓勞心萬事之意而推大臣從

官執事之人觀望懷姦不稱天子屬任之心故治久未治至其

難言則人有所不敢言者雖屢不合而出而所言益切不以利

害禍福動其意也

以上仕宋後奏議

始公尤見奇於太宗自光祿寺丞

越州監酒稅召見以為直史館遂為兩浙轉運使未久而真宗

即位益以材見知初試以知制誥及西兵起又以為自陝以西

經略判官而公嘗切論大臣當時皆不說故不果用然真宗終

感其言故為泉州未盡一歲拜蘇州五日又為揚州將復召之

也而公於是時又上書語斥大臣尤切故卒以齟齬終以上太宗

時再進公之言其大者以自唐之衰民窮久矣海內既集天子

方修法度而用事者尚多煩碎治財利之臣又益急公獨以謂

宜遵簡易罷筦權以與民休息塞天下望祥符初四方爭言符

應天子因之遂用事泰山祠汾陰而道家之說亦滋甚自京師

至四方皆大治宮觀公益靜以謂天命不可專任宜絀姦臣修

人事反覆至數百千言嗚呼公之盡忠天子之受盡言何必古

人此非傳之所謂主聖臣直者乎何其盛也何其盛也以上敘

奏議在

太宗時不言財利在公在兩浙奏罷苛稅二百三十餘條在京

真宗時不言符瑞西又與三司爭論免民租釋逋負之在民者蓋公之所試如此

所試者大其庶幾矣公所嘗言甚眾其在上前及書亡者蓋不

得而集其或從或否而後常可思者與歷官行事廬陵歐陽修

公已銘公之碑特詳焉此故不論論其不盡載者公卒以齟齬

終其功行或不得在史氏記藉令記之當時好公者少史其果

可信歟後有君子欲推而考之讀公之碑與書及予小子之序

其意者具見其表裏其於虛實之論可覈矣以上言當時毀公與虛實難盡信公

卒乃贈諫議大夫姓曾氏諱某南豐人序其書者公之孫輩也

曾鞏徐幹申論目錄序

臣始見館閣及世所有徐幹中論二十篇以謂盡於此及觀貞
觀政要怪太宗稱嘗見幹中論復三年喪篇而今書此篇闕因
考之魏志見文帝稱幹著中論二十餘篇於是知館閣及世所
有幹中論二十篇者非全書也以上考書非完本幹字偉長北海人生

於漢魏之間魏文帝稱幹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而

先賢行狀亦稱幹篤行體道不耽世榮魏太祖特旌命之辭疾

不就後以爲上艾長又以疾不行以上敘幹志事蓋漢承周衰及秦滅

學之餘百氏雜家與聖人之道並傳學者罕能獨觀於道德之

要而不牽於俗儒之說至於治心養性去就語默之際能不悖

於理者固希矣况至於魏之濁世哉幹獨能考六藝推仲尼孟

子成二

軻之旨述而論之求其辭時若有小失者要其歸不合於道者

少矣以上論其書合道其所得於內者又能信而充之逡巡濁世有去

就顯晦之大節臣始讀其書察其意而賢之因其書以求其為

人又知其行之可賢也以上考其行之賢惜其有補於世而識之者少

蓋跡其言行之所至而以世俗好惡觀之彼惡足以知其意哉

顧臣之力豈足以重其書使學者尊而信之因校其脫謬而序

其大略蓋所以致臣之意焉以上自述表章之意

曾鞏戰國策目錄序

劉向所定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十一篇者闕臣訪之

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誤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後戰國

策三十三篇復完。敘曰：向敘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謀詐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既美矣。卒以爲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歲，其舊法已亡，舊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獨明先王之道，以謂不可改者，豈將強天下之主以後世之所不可爲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爲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爲國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蓋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

者守此豈好為異論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謂不惑乎流俗而篤

於自信者也以上言法以適變不必戰國之遊士則不然不知

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其設心注意偷為一切之計而已

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為之者

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蘇秦

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者亦滅

其國其為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寤也惟先王之道因時

適變為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弊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

而易彼也以上言戰國遊士之說為世大禍或曰邪說之害正也宜放而絕之

則此書之不泯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於

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
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爲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放而
絕之莫善於是是以孟子之書有爲神農之言者有爲墨子之
言者皆著而非之至於此書之作則上繼春秋下至楚漢之起
二百四五十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可得而廢也以上言籍此
書有高誘注者三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篇
今存者十篇云

曾鞏新序目錄序

劉向所集次新序三十篇目錄一篇隋唐之世尙爲全書今可
見者十篇而已臣既考正其文字因爲其序論曰古之治天下

者一道德同風俗蓋九州之廣萬民之眾千歲之遠其教已明其習已成之後所守者一道所傳者一說而已故詩書之文歷世數十作者非一而其言未嘗不相為終始化之如此其至也當是之時異行者有誅異言者有禁防之又如此其備也故二帝三王之際及其中閒嘗更衰亂而餘澤未熄之時百家眾說未有能出於其閒者也以上言古者道一說無眾說雜出其閒及周之末世先王之教化法度既廢餘澤既熄世之治方術者各得其一偏故人奮其私智家尚其私學者蠡起於中國皆明其所長而昧其短矜其所得而諱其失天下之士各自為方而不能相通世之人不復知夫學之有統道之有歸也先王之遺文雖在皆緝而不

講。况至於秦。爲世之所大禁。哉。漢興六藝。皆得於斷絕殘脫之
餘。世復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諸儒苟見傳記百家之言。皆
說而嚮之。故先王之道。爲眾說之所蔽。闇而不明。鬱而不發。而
怪奇可喜之論。各師異見。皆自名家者。誕漫於中國。一切不異
於周之末世。其弊至於今。尙在也。以上言周末及漢異說誕漫自斯以來。天
下學者。知折衷於聖人。而能純於道德之美者。揚雄氏而止耳。
如向之徒。皆不免乎爲眾說之所蔽。而不知有所折衷者也。孟
子曰。待文王而興者。凡民也。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漢之士。
豈特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哉。亦其出於是時者。豪傑之士。
少。故不能特起於流俗之中。絕學之後也。以上言劉向亦爲眾說所蔽不能拔俗

蓋向之序此書於今爲最近古雖不能無失然遠至舜禹而次及於周秦以來古人之嘉言善行亦往往而在也要在慎取之而已故臣旣惜其不可見者而按其可見者特詳焉亦足以知臣之攻其失者豈好辨哉臣之所不得已也

曾鞏列女傳目錄序

劉向所敍列女傳凡八篇事具漢書向列傳而隋書及崇文總目皆稱向列女傳十五篇曹大家注以頌義考之蓋大家所注離其七篇爲十四與頌義凡十五篇而益以陳嬰母及東漢以來凡十六事非向書本然也蓋向舊書之亡久矣嘉祐中集賢校理蘇頌始以頌義爲篇次復定其書爲八篇與十五篇者竝

藏於館閣而隋以頌義爲劉歆作與向列傳不合今驗頌義之
文蓋向之自敘又藝文志有向列女傳頌圖明非歆作也自唐
之亂古書之在者少矣而唐志錄列女傳凡十六家至大家注
十五篇者亦無錄然其書今在則古書之或有錄而亡或無錄
而在者亦眾矣非可惜哉今校讐其八篇及十五篇者已定可
繕寫以上敘書之存亡分合初漢承秦之敝風俗已大壞矣而成帝後宮
趙衛之屬尤自放向以謂王政必自內始故列古女善惡所以
致興亡者以戒天子此向述作之大意也其言太任之娠文王
也曰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敖言又以謂古之人胎教
者皆如此夫能正其視聽言動者此大人之事而有道者之所

畏也顧令天下之女子能之何其盛也以臣所聞蓋為之師傅
 保姆之助詩書圖史之戒珩璜琚瑀之節威儀動作之度其教
 之者雖有此具然古之君子未嘗不以身化也故家人之義歸
 於反身二南之業本於文王夫豈自外至哉世皆知文王之所
 以興能得內助而不知其所以然者蓋本於文王之躬化故內
 則后妃有關雎之行外則羣臣有二南之美與之相成其推而
 及遠則商辛之昏俗江漢之小國免冒之野人莫不好善而不
 自知此所謂身修故家國天下治者也以上言女子之賢本於躬化後世自
 學問之士多徇於外物而不安其守其室家既不見可法故競
 於邪侈豈獨無相成之道哉士之苟於自怨顧利冒恥而不知

反己者。往往以家自累。故也。故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信哉。
以上言後世之士。道不行於妻子。如此人者。非素處顯也。然去二南之風。亦已
遠矣。况於南鄉天下之主哉。向之所述。勸戒之意。可謂篤矣。然
向號博極羣書。而此傳稱詩芣苢。柏舟。大車之類。與今序詩者
之說。尤乖異。蓋不可考。至於式微之一篇。又以謂二人之作。豈
其所取者博。故不能無失歟。其曰象計謀殺舜。及舜所以自脫
者。頗合於孟子。然此傳或有之。而孟子所不道者。蓋亦不足道
也。凡後世諸儒之言經傳者。固多如此。覽者采其有補。而擇其
是非可也。故爲之序論。以發其端云。

王安石周禮義序

士弊於俗學久矣。聖上閔焉，以經術造之，乃集儒臣，訓釋厥旨，
 將播之校學，而臣某實董周官，惟道之在政事，其貴賤有位，其
 後先有序，其多寡有數，其遲速有時，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
 之，存乎人，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莫盛乎成周之時，其
 法可施於後世，其文有見於載籍，莫具乎周官之書，蓋其因習
 以崇之，賡續以終之，至於後世，無以復加，則豈特文武周公之
 力哉？猶四時之運，陰陽積而成寒暑，非一日也。以上歎周禮之美備自周
 之衰，以至於今，歷歲千數百矣。太平之遺跡，掃蕩幾盡，學者所
 見無復全經，於是時也，乃欲訓而發之，臣誠不自揆，然知其難
 也，以訓而發之，之為難，則又以知夫立政造事，追而復之，之為

難以上言訓釋
復古之難

然竊觀聖上致法就功取成於心訓迪在位有

馮有翼疊疊乎鄉六服承德之世矣以所觀乎今考所學乎古
所謂見而知之者臣誠不自揆妄以爲庶幾焉故遂冒昧自竭
而忘其材之端及也謹列其書爲二十有二卷凡十餘萬言上
之御府副在有司以待制詔頒焉謹序

王安石詩義序

詩三百十一篇其義具存其辭亡者六篇而已上旣使臣雋訓
其辭又命臣某等訓其義書成以賜太學布之天下又使臣某
爲之序謹拜手稽首言曰詩上通乎道德下止乎禮義放其言
之文君子以興焉由其道之序聖人以成焉然以孔子之門人

賜也商也有得於一言則孔子悅而進之蓋其說之難明如此則自周衰以迄於今泯泯紛紛豈不宜哉以上言詩義難明伏惟皇帝陛下內德純茂則神罔時恫外行恂達則四方以無侮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則頌之所形容蓋有不足道也微言奧義既自得之又命承學之臣訓釋厥遺樂與天下共之顧臣等所聞如燭火焉豈足以賡日月之餘光姑承明制代匱而已傳曰美成在久故棫樸之作人以壽考爲言蓋將有來者焉追琢其章纘聖志而成之也臣衰且老矣尙庶幾及見之謹序

王安石書義序

熙甯二年臣某以尙書入侍遂與政而子雱實嗣講事有旨爲

之說以獻八年。下其說太學。班焉。惟虞夏商周之遺文。更秦而
幾亡。遭漢而僅存。賴學士大夫誦說以故不泯。而世主或莫知
其可用。天縱皇帝大知。實始操之以驗物。考之以決事。又命訓
其義。兼明天下後世。而臣父子以區區所聞。承乏與榮焉。然言
之淵懿。而釋以淺陋。命之重大。而承以輕眇。茲榮也。祇所以爲
愧也。歟。謹序。

馬端臨文獻通考序

昔荀卿子曰。欲觀聖王之跡。則於其粲然者矣。後王是也。君子
審後王之道。而論於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議。然則考制度。審憲
章。博聞而強識之。固通儒事也。詩書春秋之後。惟太史公號稱

夏史作爲紀傳書表紀傳以述理亂興衰八書以述典章經制

後之執筆操簡牘者卒不易其體然自班孟堅而後斷代爲史

無會通因仍之道讀者病之以上言史記於治亂興衰典章二者並詳他史則不能觀其通至

司馬溫公作通鑑取千三百餘年之事跡十七史之紀述萃爲

一書然後學者開卷之餘古今咸在然公之書詳於理亂興衰

而略於典章經制非公之智有所不逮也編簡浩如煙埃著述

自有體要其勢不能以兩得也竊嘗以爲理亂興衰不相因者

也晉之得國異乎漢隋之喪邦殊乎唐代各有史自足以該一

代之始終無以參稽互察爲也典章經制實相因者也殷因夏

周因殷繼周者之損益百世可知聖人蓋已預言之矣爰自秦

漢以至唐宋禮樂兵刑之制賦斂選舉之規以至官名之更張
地理之沿革雖其終不能以盡同而其初亦不能以遽異如漢
之朝儀官制本秦規也唐之府衛租庸本周制也其變通張弛
之故非融會錯綜原始要終而推尋之固未易言也其不相因
者猶有溫公之成書而其本相因者顧無其書獨非後學之所
宜究心乎以上言治亂興衰有通鑑可稽而典章經制無書可以會通唐杜岐公始作通典

肇自上古以至唐之天寶凡歷代因革之故粲然可考其後宋
白嘗續其書至周顯德近代魏了翁又作國朝通典然宋之書
成而傳習者少魏嘗屬橐而未成書今行於世者獨杜公之書
耳天寶以後蓋闕焉有如杜書綱領宏大考訂該洽固無以議

爲也。然時有古今，述有詳略，則夫節目之間，未爲明備而去取之際，頗欠精審，不無遺憾焉。蓋古者因田制賦，賦乃米粟之屬，非可析之於田制之外也。古者在土作貢，貢乃包篚之屬，故可雜之於稅法之中也。乃若敘選舉，則秀孝與銓選不分；敘典禮，則經文與傳注相汨；敘兵，則盡遺賦調之規，而姑及成敗之跡。諸如此類，甯免小疵。至於天文五行、藝文、歷代史，各有志，而通典無述焉。馬班二史，各有諸侯王列侯表，范曄《東漢書》以後無之。然歷代封建王侯，未嘗廢也。王溥作《唐及五代會要》，首立帝系一門，以敘各帝歷年之久，近傳授之始末，次及后妃皇子公主之名氏封爵，後之編會要者，倣之。而唐以前則無其書。凡是

二者蓋歷代之統紀典章係焉而杜書亦復不及則亦未爲集

著述之大成也以上言杜氏通典尙有未備未審之處愚自蚤歲蓋嘗有志於綴

緝顧百憂薰心三餘少暇吹竽已澁汲綆不修豈復敢以斯文

自詭昔夫子言夏殷之禮而深慨文獻之不足徵釋之者曰文

典籍也獻賢者也生乎千百載之後而欲尙論千百載之前非

史傳之實錄具存何以稽考儒先之緒言未遠足資討論雖聖

人亦不能臆爲之說也竊伏自念業紹箕裘家藏墳索插架之

收儲趨庭之問答其於文獻蓋庶幾焉嘗恐一旦散軼失墜無

以屬來哲是以忘其固陋輒加考評旁搜遠紹門分彙別曰田

賦曰錢幣曰戶口曰職役曰征權曰市糴曰土貢曰國用曰選

歷代百長佳少卷心序跋二

舉曰學校曰職官曰郊社曰宗廟曰王禮曰樂曰兵曰刑曰輿
地曰四裔俱倣通典之成規自天寶以前則增益其事迹之所
未備離析其門類之所未詳自天寶以後至宋嘉定之末則續
而成之曰經籍曰帝系曰封建曰象緯曰物異則通典元未有
論述而採摭諸書以成之者也以上自述已之著作較通典有同有異凡敘事則
本之經史而參之以歷代會要以及百家傳記之書信而有證
者從之乖異傳疑者不錄所謂文也凡論事則先取當時臣僚
之奏疏次及近代諸儒之評論以至名流之燕談稗官之紀錄
凡一話一言可以訂典故之得失證史傳之是非者則採而錄
之所謂獻也其載諸史傳之紀錄而可疑稽諸先儒之論辨而

未當者研精覃思悠然有得則竊著己意附其後焉命其書曰

文獻通考為門二十有四卷三百四十有八而其每門著述之

成規考訂之新意各以小序詳之以上言採摭舊說附己意昔江淹有言

修史之難無出於志誠以志者憲章之所繫非老於典故者不

能為也陳壽號善敘述李延壽亦稱究悉舊事然所著二史俱

有紀傳而獨不克作志重其事也况上下數千年貫串二十五

代而欲以末學陋識操觚竄定其間雖復窮老盡氣劇目鉅心

亦何所發明聊輯見聞以備遺忘耳後之君子儻能芟削繁蕪

增廣闕略矜其仰屋之勤而俾免於覆車之愧庶有志於經邦

稽古者或可考焉以上謙言恐有繁蕪闕略

經史百代惟少卷一序跋二

古之帝王未嘗以天下自私也。故天子之地千里，公侯皆方百
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而王畿之內，復有公卿大夫采地，祿
邑各私其土，子其人。而子孫世守之，其土壤之肥磽，生齒之登
耗，視之如其家，不煩考覈而姦僞無所容。故其時天下之田悉
屬於官，民仰給於官者也。故受田於官，食其力而輸其賦，仰事
俯育，一視同仁，而無甚貧甚富之民。此三代之制也。秦始以宇
內自私，一人獨運於其上，而守宰之任驟更數易，視其地如傳
舍，而閭里之情僞雖賢且智者不能周知也。守宰之遷除，其歲
月有限，而田土之還受其姦敝無窮。故秦漢以來，官不復可授
田，遂爲庶人之私有，亦其勢然也。雖其間如元魏之太和，李唐

之貞觀稍欲復三代之規。然不久而其制遂墮者。蓋以不封建

而井田不可復行故也。

以上言不封建則井田不可行。

三代而上天下非天子

所得私也。秦廢封建而始以天下奉一人矣。三代以上田產非

庶人所得私也。秦廢井田而始捐田產以予百姓矣。秦於其當

與者取之所當取者與之。然所襲既久反古實難。欲復封建是

自割裂其土宇以啟紛爭。欲復井田是強奪民之田畝以召怨

讟。書生之論所以不可行也。隨田之在民者稅之而不復問其

多寡。始於商鞅。隨民之有田者稅之而不復視其丁中。始於楊

炎。三代井田之良法壞於鞅。唐租庸調之良法壞於炎。二人之

事君子所蓋稱而後之爲國者莫不一遵其法。一或變之則反

至於煩擾無稽而國與民俱受其病則以古今異宜故也作田

賦考第一敘歷代因田制賦之規而以水利屯田官田附焉凡

七卷

以上言秦與商鞅楊炎之事君子羞稱而不能不遵其法

生民所資曰衣與食物之無關於衣食而實適於用者曰珠玉

五金先王以爲衣食之具未足以周民用也於是以適用之物

作爲貨幣以權之故上古之世以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

布爲下幣

刀布卽古錢之名

然珠玉黃金爲世難得之貨至若權輕重

通貧富而可以通行者惟銅而已故九府圜法自周以來未之

有改也

以上錢

然古者俗朴而用簡故錢有餘後世俗侈而用糜

故錢不足於是錢之直日輕錢之數日多數多而直輕則其致

遠也難自唐以來始制爲飛券鈔引之屬以通商賈之厚齎賢
易者其法蓋執券引以取錢而非以券引爲錢也宋慶厯以來
蜀始有交子建炎以來東南始有會子自交會旣行而始直以
楮爲錢矣夫珠玉黃金可貴之物也銅雖無足貴而適用之物
也以其可貴且適用者制幣而通行古人之意也至於以楮爲
幣則始以無用爲用矣舉方尺腐敗之券而足以奔走一時寒
藉以衣飢藉以食貧藉以富蓋未之有然銅重而楮輕鼓鑄繁
難而印造簡易今捨其重且難者而用其輕且易者而又下免
犯銅之禁上無搜銅之苛亦一便也

以上楮爲

幣以作錢幣考第二凡

二卷

經史百代雜考 卷之二 序

古者戶口少而皆才智之人後世生齒繁而多窳惰之輩鈞是
 人也古之人方其為士則道問學及其為農則力稼穡及其為
 兵則善戰陣投之所向無不如意是以千里之邦萬家之聚皆
 足以世守其國而扞城其民民眾則其國強民寡則其國弱蓋
 當時國之與立者民也光嶽既分風氣日漓民生其間才益乏
 而智益劣士拘於文墨而授之介冑則黠農安於犁鋤而問之
 刀筆則廢以至九流百工釋老之徒食士之毛者日以繁夥其
 肩摩袂接三孱不足以滿隅者總總也於是民之多寡不足為
 國之盛衰官既無藉於民之材而徒欲多為之法以征其身戶
 調口賦日增月益上之人厭棄賤薄不倚民為重而民益窮苦

憔悴祇以身爲累矣。作戶口考第三。敘歷代戶口之數與其賦役。而以奴婢占役附焉。凡二卷。

役民者官也。役於官者民也。郡有守。縣有令。鄉有長。里有正。其位不同。而皆役民者也。在軍旅則執干戈。征行則負羈縶。以至追胥力作之任。其事也。役民者逸。役於官者勞。其理則然。然則世乃虐用其民。爲鄉長里正者。不勝誅求之苛。各萌避免之意。而始命之曰戶役矣。唐宋而後。下之任戶役者。其費日重。上之議戶役者。其制日詳。於是曰差。曰僱。曰義。紛紜雜襲。而法出姦生。莫能禁止。噫。成周之里宰黨長。皆有祿秩之命。官兩漢之三

經身百家類金卷十九
老嗇夫皆有譽望之名士蓋後世之任戶役者也曷嘗凌暴之
至此極乎作職役考第四敘歷代役法之詳而以復除附焉凡
二卷

征權之途有二一曰山澤茶鹽坑冶是也二曰關市酒酤征商
是也蓋言利者則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而欲與民庶爭貨
殖之利非王者之事也善言利者則曰山海天地之藏而豪強
擅之關市貨物之聚而商賈擅之取之於豪強商賈以助國家
之經費而毋專仰給於百姓之賦稅是崇本抑末之意乃經國
之遠圖也自是說立而後之加詳於征權者莫不以藉口征之
不已則併其利源奪之官自煮鹽酤酒採茶鑄鐵以至市易之

屬利源曰廣利額曰重官既不能自辦而豪強商賈之徒又不

可復擅以上言征額日重則官與商賈豪強皆無利可圖然既以立為課額則有司者

不任其虧減於是又為均派之法或計口而課鹽錢或望戶而

權酒酤或於民之有田者計其頃畝今於賦稅之時帶納以求

及額而征權徧於天下矣蓋昔之權利曰取之豪強商賈之徒

以優農民及其久也則農民不獲豪強商賈之利而代受豪強

商賈之權有識者知其苛橫而國計所需不可止也以上言農

困如鹽課歸地丁之類作征權考第五首敍歷代征商之法鹽鐵始於齊

則次之權酤始於漢權茶始於唐則又次之雜征斂者若津渡

間架之屬以至漢之告緡唐之率貸宋之經總制錢皆衰世一

經史百家雜考卷之九 序跋二

切之法也故又次之凡六卷

市者商賈之事也古之帝王其物貨取之任土所貢而有餘未
 有國家而市物者也而市之說則昉於周官之泉府後世因之
 曰均輸曰市易曰和買皆以泉府藉口者也糴者民庶之事古
 之帝王其米粟取之什一而賦而有餘未有國家而糴粟者也
 而糴之說則昉於齊桓公魏文侯之平糴後世因之曰常平曰
 義倉曰和糴皆以平糴藉口者也然泉府與平糴之立法也皆
 所以便民方其滯於民用也則官買之糴之及其適於民用也
 則官賣之糴之蓋懋遷有無曲為貧民之地初未嘗有一毫征
 利富國之意然沿襲既久古意寢失其市物也亦諉曰摧蓄賈

居貨待賈之謀及其久也則官自效商賈之爲而指爲富國之術矣其糴粟也亦諉曰掾貧民穀賤錢荒之弊及其久也則官未嘗有及民之惠而徒利積粟之入矣至其極弊則名曰和買和糴而強配數目不給價直鞭笞取足視同常賦蓋古人恤民之事後世反藉以厲民不可不究其顛末也作市糴考第六凡二卷

禹貢八州皆有貢物而冀州獨無之甸服有米粟之輸而餘四服俱無之說者以爲王畿之外八州俱以田賦所當供者市易所貢之物故不輸粟然則土貢卽租稅也漢唐以來任土所貢無代無之著之令甲猶曰當其租入然叔季之世務爲苛橫往

往租自租而貢自貢矣。至於珍禽奇獸，裘服異味，或荒淫之君，降旨取索，或姦諂之臣，希意創貢，往往有出於經常之外者，甚至措留官賦，陰增民輸，而命之曰羨餘，以供貢奉，上下相蒙，苟悅其名，而於百姓則重困矣。作土貢考第七凡一卷。

賈山至言曰：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而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然則國之廢興，非財也。財少而國延，財多而國促，其效可觀矣。然自周官六典有太府，又有王府內府，且有惟王不會之說，後之為國者，因之。兩漢財賦曰：

大農者國家之帑藏也曰少府曰水衡者人主之私蓄也唐既有轉運度支而復有瓊林大盈宋既有戶部三司而復有封樁內藏於是天下之財其歸於上者復有公私恭儉賢主常捐內帑以濟軍國之用故民裕而其祚昌淫侈僻王至糜外府以供耳目之娛故財匱而其民怨此又歷代制國用者龜鑑也作國用考第八敘歷代財計首末而以漕運賑恤蠲貸附焉凡五卷古之用人德行爲首才能次之虞朝載采亦有九德周家賓興考其德行於才不屑屑也兩漢以來刺史守相得以專辟召之權魏晉而後九品中正得以司人物之柄皆考之以里閭之毀譽而試之以曹掾之職業然後俾之人備王宮以階清顯蓋其

為法雖有愧於古人德行之舉而猶可以得才能之士也言上

虞三代取德兩至於隋而州郡僚屬皆命於銓曹摺紳發軔悉漢魏晉取才

由於科目自以銓曹署官而所按者資格而已於是勘籍小吏

得以司升沈之權自以科目取士而所試者詞章而已於是操

觚末技得以階榮進之路夫其始進也試之以操觚末技而專

主於詞章其既仕也付之於勘籍小吏而專校其資格於是選

賢與能之意無復存者矣然此二法者歷數百年而不可以復

更一或更之則蕩無法度而僥濫者愈不可澄汰亦獨何哉以上

言隋唐以後官人又古人之取士蓋將以官之三代之時法制皆出於銓曹科目

雖簡而考核本明毀譽既公而賢愚自判往往當時士之被舉

者未有不入官初非有二途也降及後世巧僞日甚而法令亦滋多遂以科目爲取士之途銓選爲舉官之途二者各自爲防閑檢梏之法至唐則以試士屬之禮部試吏屬之吏部於是科目之法銓選之法日新月異不相爲謀蓋有舉於禮部而不得官者不舉於禮部而得官者而士之所以進身之塗轍亦復不一不可比而同之也於是立舉士舉官兩門以該之作選舉考

第九凡十二卷以上言舉士舉官分爲兩門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所謂學校至不一也然惟國學有司樂司成專主教事而州閭鄉黨之學則未聞有司職教之任者及考周禮地官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孟

月屬民而讀法祭祀則以禮屬民州長掌其州之教治政令考
 其德行道藝糾其過惡而勸戒之然後知黨正即一黨之師也
 州長即一州之師也以至下之為比長閭胥上之為鄉遂大夫
 莫不皆然蓋古之為吏者其德行道藝俱足以為人之師表故
 發政施令無非教也以至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
 治之蓋役之則為民教之則為士官之則為吏尊之則為師鈞
 是人也以上言三代以前秦漢以來儒與吏始異趨政與教始
 殊途於是曰郡守曰縣令則吏所以治其民曰博士官曰文學
 掾則師所以教其弟子二者漠然不相為謀所用非所教所教
 非所用士方其從學也曰習讀及進而登仕版則棄其詩書禮

樂之舊習而從事乎簿書期會之新規。古人有言曰：吾聞學而

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後之為吏者，皆以政學者也。自其以政

學，則儒者之學術皆筌蹄也。國家之學官，皆芻狗也。民何由而

見先王之治哉？又况榮途捷徑，旁午雜出，蓋未嘗由學而升者。

滔滔也。以上言政與學分而學日衰於是所謂學者，姑視為粉飾太平之一

事，而庸人俗吏直以為無益於興衰理亂之故矣。作學校考第

十，敘歷代學校之制及祠祭，褒贈先聖先師之首末，幸學養老

之儀，而郡國鄉黨之學附見焉。凡七卷。

古者因事設官，量能授職，無清濁之殊，無內外之別，無文武之

異，何也？唐虞之時，禹宅揆，契掌教，皋陶明刑，伯夷典禮，羲和掌

歷夔典樂益作虞垂共工益精而論道經邦。麤而飭財辨器。其
位皆公卿也。其人皆聖賢也。後之居位臨民者。則自詭以清高。
而下視曲藝多能之流。其執技事上者。則自安於鄙俗而難語。
以輔世長民之事。於是審音治歷醫祝之流。特設其官以處之。
謂之雜流。擯不得與搢紳伍。而官之清濁始分矣。以上分清濁昔在
成周。設官分職。綴衣趣馬。俱顯俊之流。宮伯內宰。盡興賢之侶。
逮夫漢代。此意猶存。故以儒者爲侍中。以賢士備郎署。如周昌
袁盎汲黯孔安國之徒。得以出入宮禁。陪侍宴私。陳誼格非。拾
遺補過。其才能卓異者。至爲公卿將相。爲國家任大事。霍光張
安世是也。中漢以來。此意不存。於是非闈豎嬖倖。不得以日侍

宮庭而賢能搢紳特以之備員表著漢有宮中府中之分唐有

南司北司之黨職掌不相為謀品流亦復殊異而官之內外始

分矣以上分內外古者文以經邦武以撥亂其在大臣則出可以將

入可以相其在小臣則簪筆可以待問荷戈可以前驅後世人

才日衰不供器使司文墨者不能知戰陣被介冑者不復識簡

編於是官人者制為左右兩選而官之文武始分矣以上分文武至

於有侍中給事中之官而未嘗司宮禁之事是名內而實外也

唐以來以侍中為三公官以處動臣又以給事中為有太尉司

馬之官而未嘗司兵戎之事是名武而實文也太尉漢承秦以

武事也唐以後亦為三公宋時呂夷簡王旦韓琦官皆至太尉

非武臣也大司馬周官掌兵至漢元成以後為三公亞於司徒

經史百家雜考卷之九

乃後來執政之太常有卿佐而未嘗審音樂將作有監貳而未

嘗諳營繕不過為儒臣養望之官是名濁而實清也尚書令在

漢為司贖小吏而後世則為大臣所不敢當之穹官校尉在漢

為兵師要職而後世則為武弁所不齒之冗秩尚書令漢初其秩至率銅章青

綬主宮禁文書而已至唐則為三省長官高祖入長安時太宗

以秦王為之後郭子儀以勳位當拜以太宗曾為之辭不敢受

自後至宋無敢拜此官者漢八校尉領禁衛諸軍皆尊顯之官

宰相之罷政者至為城門校尉又司隸校尉督察三輔彈劾公

卿其權至雄尊護羌校尉護烏桓校尉皆領重兵鎮方面乃大

帥之職至宋時校尉副尉為武職初階不入品從至為冗賤
蓋官之名同而古今之崇庠懸絕如此符古今互異參稽互考
曲暢旁通而因革之故可以類推作職官考第十一首敘官制
次序官數內官則自公師宰相而下外官則自州牧郡守而下

以至散官祿秩品從之詳凡二十一卷

郊特牲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荀卿子曰不知其義謹守其數慎不敢損益父子相傳以待王公是故三代雖亡治法猶存是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祿秩也然則義者祭之理也數者祭之儀也古者人習於禮故家國之祭祀其品節儀文祝史有司皆能知之然其義則非儒宗講師不能明也周衰禮廢而其儀亡矣秦漢以來諸儒口耳所授簡冊所載特能言其義理而已戴記是也儀禮所言止於卿士大夫之禮六典所載特以其有關於職掌者則言之而國之大祀蓋未有能知其品節儀文者

以上祭祀儀節久失

漢鄭康成深於禮學作爲傳注頗能補經之所未備然以讖緯
 之言而釋經以秦漢之事而擬三代此其所以舛也蓋古者郊
 與明堂之祀祭天而已秦漢始有五帝泰一之祠而以古者郊
 祀明堂之禮禮之蓋出於方士不經之說而鄭注禮經二祭曰
 天曰帝或以爲威靈仰或以爲耀靈寶襲方士緯書之荒誕而
 不知其非夫禮莫先於祭祭莫重於天而天之名義且乖異如
 此則其他節目注釋雖復博贖不知其果得禮經之意否乎王
 肅諸儒雖引正論以力排之然魏晉以來祀天之禮常參酌王
 鄭二說而迭用之竟不能偏廢也以上鄭氏說不足據至於禘祫之節宗
 祧之數禮經之明文無所稽據而注家之聚訟莫適折衷其叢

雜牴牾與郊祀之說無以異也近世三山信齋楊氏得考亭勉齋之遺文奧義著爲祭禮一書詞義正大考訂精核足爲千載不刊之典然其所述一本經文不復以注疏之說攙補故經之所不及者則闊略不接續杜氏通典之書有祭禮則參用經註之文兩存王鄭之說雖通暢易曉而不如楊氏之純正今竝錄其說次及歷代祭祀禮儀本末而唐開元宋政和二禮書中所載諸祀儀注併詳著焉以上祭禮并錄杜楊之說作郊祀考第十二以敘古今天神地祇之祀首郊次明堂次后土次雩次五帝次日月星辰寒暑次六宗四方次社稷山川次封禪次高禘次八蜡次五祀次籍田祭先農次親蠶祭先蠶次祈禳次告祭而後以雜祠

淫祠終焉凡二十三卷作宗廟考第十三以敘古今人鬼之祀
首國家宗廟次時享次禘禘次功臣配享次祠先代君臣次諸
侯宗廟而以大夫士庶宗廟時享終焉凡十五卷

古者經禮禮儀皆曰三百蓋無有能知其節目之詳者矣然總
其凡有五曰吉凶軍賓嘉舉其大有六曰冠昏喪祭鄉相見此
先王制禮之略也秦漢而後因革不同有古有而今無者如大
射聘禮士相見鄉飲酒投壺之類是也有古無而今有者如聖
節上壽上尊號拜表之類是也有其事通乎古今而後世未嘗
制爲一定之禮者若臣庶以下冠昏喪祭是也凡若是者皆本
無沿革不煩紀錄以革者上三宗無沿革者不之及而通乎古今而代有因革者

惟國家祭祀學校選舉以至朝儀巡狩田獵冠冕服章圭璧符
璽車旗鹵簿及凶禮之國恤耳今除國祀學校選舉已有專門
外朝儀以下則總謂之王禮而備著歷代之事迹焉蓋本晦菴
儀禮經傳通解所謂王朝之禮也以上略序王禮之日其本無沿革者若
古禮則經傳所載先儒所述自有專書可以尋求無庸贅敘若
今禮則雖不能無失而議禮制度又非書生所得預聞也是以
亦不復措辭焉作王禮考第十四凡二十二卷

記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故審樂以知政蓋言樂之正哇有關
於時之理亂也然自三代以後號爲歷年多施澤久而民安樂
之者漢唐與宋漢莫盛於文景之時然至孝武時河間獻王始

獻雅樂。天子下太樂官。常存隸之。歲時以備數。然不常御。常御及郊廟。皆非雅聲。至哀帝時。始罷鄭聲。用雅樂。而漢之運祚。且移於王莽矣。唐莫盛於貞觀。開元之時。然所用者多。教坊俗樂。太常閹工人常隸習之。其不可教者。乃習雅樂。然則其所謂樂者。可知矣。宋莫盛於天聖。景祐之時。然當時胡瑗。李照。阮逸。范鎮之徒。拳拳以律呂未諧。聲音未正爲憂。而卒不克更置。至政和時。始製大晟樂。自謂古雅。而宋之土宇。且陷人女。貞矣。蓋古者因樂以觀政。而後世則方其發政施仁之時。未暇制樂。及其承平之後。綱紀法度。皆已具舉。敵國外患。皆已銷亡。君相他無所施。爲學士大夫。他無所論說。然後始及制樂。樂旣成。而政已

秕國已衰矣

以上言漢唐宋盛時無樂樂成而政已衰

昔隋開皇中制樂用何妥之

說而擯萬寶常之議及樂成寶常聽之泫然曰樂聲淫厲而哀

不久天下將盡噫使當時一用寶常之議能掾隋之亡乎然寶

常雖不能制樂以保隋之長存而猶能聽樂而知隋之必亡其

宿悟神解亦有過人者竊嘗以為世之興衰理亂固未必由樂

然若欲議樂必如師曠州鳩萬寶常王令言之徒其自得之妙

豈有法之可傳者而後之君子乃欲強為議論究律呂於黍之

縱橫求正哇於聲之清濁或證之以殘缺斷爛之簡編埋沒銷

蝕之尺量而自謂得之何異刻舟覆蕉叩槃捫燭之為愚固不

知其說也

以上言樂有神解不在簡編尺量之末

作樂考第十五首敘歷代樂制

次律呂制度次八音之屬各分雅部胡部俗部以盡古今樂器
之本末次樂縣次樂歌次樂舞次散樂鼓吹而以徹樂終焉凡
十五卷

按周官小司徒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
爲師五師爲軍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
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此教練之數
也司馬法地方一里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甸六
十四井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
人此調發之數也教練則不厭其多故凡食土之毛者除老弱
不任事之外家家使之爲兵人人使之知兵故雖至小之國勝

兵萬數可指顧而集也。調發則不厭其簡。甸六十四井爲五百一十二家，而所調者止七十五人，是六家調發共出一人也。每甸姑通以中地二家五人計之，五百一十二家可任者一千二百八十八人，而所調者止七十五人，是十六次調發方及一人也。教練必多，則人皆習於兵革，調發必簡，則人不疲於征戰。此古者用兵制勝之道也。多以上古者教練而調發少後世士自爲士，農自爲農，工商末技自爲工商末技。凡此四民者，平時不識甲兵，爲何物而所謂兵者，乃出於四民之外，故爲兵者甚寡，知兵者甚少。一有征戰，則盡數驅之以當鋒刃，無有休息之期。甚則以未嘗訓練之民而使之戰，是棄民也。唐宋以來，始專用募兵，於是兵與

民判然為二途諉曰教養於平時而驅用於一旦然其季世則

兵數愈多而驕悍而劣弱為害不淺不惟足以疲國力而反足

以促國祚矣以上言後世兵作兵考第十六首敍歷代兵制次

禁衛及郡國之兵次教閱之制次車戰舟師馬政軍器凡十三

卷

昔漢陳咸言為人議法當依於輕雖有百金之利慎無與人重

比蓋漢承秦法過於嚴酷重以武宣之君張趙之臣淫刑喜殺

習以為常咸之言蓋有激也竊嘗以為劓剕梟黥蚩尤之刑也

而唐虞遵之收斂赤族亡秦之法也而漢魏以來遵之以賢聖

之君而不免龔亂虐之制由是觀之咸言尤為可味也以上言議法當

依於漢文除肉刑善矣而以髡笞代之髡法過輕而略無懲創

笞法過重而至於死亡其後乃去笞而獨用髡減死罪一等即

止於髡鉗進髡鉗一等即入於死而深文酷吏務從重比故死

刑不勝其眾魏晉以來病之然不知減笞數而使之不死乃徒

欲復肉刑以全其生肉刑卒不可復遂獨以髡鉗為生刑所欲

活者傅生議於是傷人者或折腰體而纔翦其毛髮所欲陷者

與死比於是犯罪者既已刑殺而復誅其宗親輕重失宜莫此

為甚及隋唐以來始制五刑曰笞杖徒流死此五者即有虞所

謂鞭朴流宥雖聖人復起不可偏廢也以上言漢魏六朝輕重失宜唐以後五刑乃為

不易之典若夫苟慕輕刑之名而不恤惠姦之患殺人者不死傷人

經史百家類纂卷九 序做二

者不刑俾無辜羅毒虐者抱沈寃而莫伸而舞文利賊賄者無

後患之可惕則亦非聖人明刑弼教之本意也以上言輕作刑

考第十七首刑制次徒流次詳讞次贖刑赦宥凡十二卷

昔秦燔經籍而獨存醫藥卜筮種樹之書學者抱恨終古然以

今考之易與春秋二經首末具存詩亡其六篇或以為笙詩元

無其辭是詩亦未嘗亡也禮本無成書戴記雜出漢儒所編儀

禮十七篇及六典最晚出六典僅亡冬官然其書純駁相半其

存亡未足為經之疵也獨虞夏商周之書亡其四十六篇耳然

則秦所燔除書之外俱未嘗亡也若醫藥卜筮種樹之書當時

雖未嘗廢錮而竝無一卷流傳至今者以此見聖經賢傳終古

不朽而小道異端雖存必亡初不以世主之好惡爲之興廢也

以上言秦焚書實未嘗亡漢隋唐宋之史俱有藝文志然漢志所載之書以

隋志考之十已亡其六七以宋志考之隋唐亦復如是豈亦秦

爲之厄哉昌黎公所謂爲之也易則其傳之也不遠豈不信然

夫書之傳者已鮮傳而能蓄者加鮮蓄而能閱者尤加鮮焉宋

皇祐時命名儒王堯臣等作崇文總目記館閣所儲之書而論

列於其下万然止及經史而亦多闕略子集則但有其名目而

已近世昭德量氏公武有讀書記直齋陳氏振孫有書錄解題

皆聚其家藏之書而評之今所錄先以四代史志列其目其存

於近世而可考者則採諸家書目所評并旁搜史傳文集雜說

詩話凡議論所及可以紀其著作之本末考其流傳之真偽訂其文理之純駁者則具載焉俾覽之者如入羣玉之府而閱木天之藏不特有其書者稍加研窮即可以洞究旨趣雖無其書者味茲題品亦可麤窺端倪蓋殫見洽聞之一也作經籍考第十八經之類十有三史之類十有四子之類二十有二集之類六凡七十六卷

昔太史公言儒者斷其義馳說者騁其辭不務綜其始終蓋譏世之學者以空言著書而歷代統系無所考訂也於是作為三代世表自黃帝以下譜之然五帝之事遠矣而遷必欲詳其世次按圖而索往往牴牾故歐陽公復譏其不能缺所不知而務

多聞以為勝

以上言史記世表為歐陽所譏譜系似不可信

然自三代以後至於近世

史牒所載昭然可考始學者童而習之屈伸指而得其大概至

其傳世歷年之延促枝分派別之遠近猝然而問雖華顛鉅儒

不能以遽對則以無統系之書故也

以上言無譜系則茫然難考

今倣王溥

唐及五代曾要之體首敍帝王之姓氏出處及其享國之期改

元之數以及各代之始終次及后妃皇子公主皇族其可考者

悉著於篇而歷代所以尊崇之禮冊命之儀并附見焉作帝系

考第十九 凡十卷

封建莫知其所從始也禹塗山之會號稱萬國湯受命時凡三

千國周定五等之封凡千七百七十三國至春秋之時見於經

傳者僅一百六十五國而蠻夷戎狄亦在其中蓋古之國至多
後之國曰寡國多則土宜促國少則地宜曠而夷考其故則不
然試以殷周上世言之殷契至成湯八遷史以為自商而砥石
自砥石而復居商又自商而亳周棄至文王亦屢遷史以為自
郟而陶自陶而岐自岐而豐夫湯七十里之國也文王百里之
國也然以所遷之地考之蓋有出於七十里百里之外者矣又
如泰伯之為吳鬻繹之為楚箕子之為朝鮮其初不過自屏於
荒裔之地而其後因以有國傳世竊意古之諸侯者雖曰受封
於天子然亦由其行義德化足以孚信於一邦人心翕然歸之
故其子孫因之遂君其地或有災否則轉徙他之而人心歸之

不能釋去。故隨其所居，皆成都邑。蓋古之帝王未嘗以天下爲

己私而古之諸侯亦未嘗視封內爲己物。上下之際均一至公。

非如後世分疆畫土爭地必若是其截然也。以上言古者上下均一至

公封國非有截然之疆界秦既滅六國舉宇內而郡縣之尺土一民始皆視

爲己有再傳而後劉項與羣雄共裂其地而分王之高祖既誅

項氏之後凡當時諸侯王之自立者與爲項氏所立者皆擊滅

之然後裂土以封韓彭英盧張吳之屬蓋自是非漢之功臣不

得王矣逮數年之後反者九起異姓諸侯王多已夷滅於是悉

取其地以王子弟親屬如荆吳齊楚淮南之類蓋自是非漢之

同姓不得王矣然一再傳而後賈誼鼂錯之徒拳拳有諸侯強

經史百家 惟少 卷九 序 成 一

大之慮以爲親者無分地而疏者偪天子必爲子孫之憂於是

或分其國或削其地其負強而動如七國者則六師移之蓋西

漢之封建其初則剿滅異代所封而以畀其功臣繼而剿滅異

姓諸侯而以畀其同宗又繼而剿滅疏屬劉氏王而以畀其子

孫蓋檢制益密而猜防益深矣以上言漢之封建凡三變而猜防益深昔湯武雖

以征伐取天下然商惟十一征周惟滅國者五十其餘諸侯皆

襲前代所封未聞盡以宇內易置而封其私人周雖大封同姓

然文昭武穆之邦與國咸休亦未聞咸康而後復畏文武之族

偪而必欲夷滅之以建置己之子孫也愚嘗謂必有公天下之

心而後可以行封建自其出於公心則選賢與能而小大相維

之勢足以縮千載自其出於私心則忌疏畏偪而上下相猜之
形不能以一朝居矣景武之後令諸侯王不得治民補吏於是
諸侯雖有君國子民之名不過食其邑入而已土地甲兵不可
得而擅矣然則漢雖懲秦之弊復行封建然爲人上者苟慕美
名而實無唐虞三代之公心爲諸侯者既獲裂土則遽欲效春
秋戰國之餘習故不久而遂廢以上言必有公天下之心而逮後封建可久因及漢末之弊逮
漢之亡議者以爲乏藩屏之助而成孤立之勢然愚又嘗夷考
歷代之故魏文帝忌其諸弟帝子受封有同幽繫再傳之後主
勢稍弱司馬氏父子卽攘臂取之曾無顧憚晉武封國至多宗
藩強壯俱自得以領兵卒置官屬可謂懲魏之弊矣然八王首

難阻兵安忍反以召五胡之釁宋齊皇子俱童孺當方面名為

藩鎮而實受制於典籤長史之手每一易主則前帝之子孫殲

焉而運祚卒以不永梁武享國最久諸子孫皆以盛年雄材出

為邦伯專制一方可謂懲宋齊之弊矣然諸王擁兵捐置君父

卒不能止侯景之難然則魏宋齊疏忌骨肉固以取亡而晉梁

崇獎宗藩亦不能揀亂於是封建之得失不可復議而王綰李

斯陸士衡柳宗元輩所論之是非亦不可得而偏廢矣以上言

者有弊獎宗今所論著三皇而後至春秋之前國名之見於經

傳而事跡可考者略著之如共工防風氏以至邾鄆樊檜之類

是也春秋十二列國既有太史世家詳其事跡不復贅敘姑紀

其世代歷年而已若諸小國之事跡見於春秋三傳雜記者則
倣世家之例敘其梗概如邾莒許滕以下是也漢初諸侯王子
侯功臣外戚恩澤侯則悉本馬班三史年表東漢以後無年表
可據則採摭諸傳各訂其受封傳授之本末而備著焉列侯不
世襲始於唐親王不世襲始於宋則姑志其始受封者之名氏
而已作封建考第二十八卷以上自述凡例

昔三代之時俱有太史其所職掌者察天文記時政蓋合占候
紀載之事以一人司之漢時太史公掌天官不治民而絀史記
金匱石室之書猶是任也至宣帝時以其官爲令行太史公文
書其修撰之職以他官領之於是太史之官唯知占候而已蓋

必二任合而為一則象緯有變紀錄無遺斯可以考一代天文

運行之常變而推其休祥然二任之墮廢離隔不相為謀蓋已

久矣昔春秋日食不書日而史氏以為官失之可見當時掌占

候與司紀載者各為一人故疏略如此以上言古者司天文與紀時政合而為一又

嘗考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而日食三十六自魯定公十五年

至漢高帝之三年其間二百九十三年而搜考史傳書日食凡

七而已然則遺缺不書者多矣自漢而後史錄具在天下一家

之時紀載者遞相沿襲無以知其得失也及南北分裂之後國

各有史今考之南自宋武帝永初元年至陳後主禎明二年北

自魏明帝泰常五年至隋文帝開皇八年此一百六十九年之

間南史所書日食僅三十六而北史所書乃七十九其間年歲之相合者纔二十七又有年合而月不合者夫同此一蒼旻也食於北者其數過倍於南理之所必無者而又日月不相脗合豈天有二日乎蓋史氏之差謬牴牾其失大矣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雖庸奴舉目可知而所書薄蝕之謬且如此則星辰之

遲留伏逆陵犯往來其所紀述豈足憑乎

按漢哀帝嘗以日無精光邪氣連昏之事

問待詔李尋而尋所對具言其故光武以建武五年召嚴光入禁中共臥而太史奏客星犯帝座二事見於李尋嚴光傳而以

漢志考之終哀帝之時不言日無精光之事姑述故事廣異聞

建武五年亦不言客星事亦可證其疏略也耳以上言諸史記天文志莫詳於晉隋至丹元子之步天歌尤

爲簡明宋兩朝史志言諸星去極之遠近中興史志採近世諸

儒之論亦多前史所未發故擇其尤明暢有味者具列於篇作象緯考第二十一首三垣二十八宿之星名度數次天漢起沒次日月五星行度次七曜之變次雲氣凡十七卷

記曰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蓋天地之間有妖必有祥因其氣之所感而證應隨之自伏勝作五行傳班孟堅而下踵其說附以各代證應為五行志始言妖而不言祥然則陰陽五行之氣獨能為妖孽而不能為禎祥乎其亦不達理矣雖然妖祥之說固未易言也治世則鳳凰見故有虞之時有來儀之祥然漢桓帝元嘉之初靈帝光和之際鳳凰亦屢見矣而桓靈非治安之時也誅殺過當其應為恆寒故秦始皇時有

四月雨雪之異然漢文帝之四年亦以六月雨雪矣而漢文帝非淫刑之主也斬蛇夜哭在秦則爲妖龍蛇之孽可乎僵樹蟲文在漢昭帝則爲妖在宣帝則爲祥而槩謂之槩謂之木不曲直可乎前史於此不得求證應而槩有所不通以上言五行志之說多不可通異也其祥則爲鳳凰麒麟甘露醴泉慶雲芝草其妖則山崩川竭水湧地震豕禍魚孽妖祥不同然皆異可也故今取歷代史五行志所書并旁搜諸史本紀及傳記中所載祥瑞隨其朋類附入各門不曰妖不曰祥而總名之曰物異如恆雨恆暘恆燠恆寒恆風水潦火災之屬俱妖也不可

言祥故仍前史之舊名至如魏晉時魚集武庫屋上前史所謂
 魚孽也若周武王之白魚入舟則祥而非孽然妖祥雖殊而其
 為異一爾故均謂之魚異秦孝公時馬生人前史所謂馬禍也
 若伏羲之龍馬負圖則祥而非禍然妖祥雖殊而其為異亦一
 耳故均謂之馬異其餘鳥獸昆蟲草木金石以至童謠詩讖之
 屬前史謂之羽蟲毛蟲龍蛇之孽或曰詩妖華孽今所述皆竝
 載妖祥故不曰妖不曰孽而均以異名之以上自述命其豕禍
名物異之意
 鼠妖則無祥可述故亦仍前史之舊名至於木不曲直者木失
 其常性而為妖如桑穀共生之類是也若雨木冰乃寒氣脅木
 而成冰其咎不在木也而劉向以雨木冰為木不曲直華孽者

花失其常性而爲妖如冬桃李華之類是也若冰花乃冰有異而結花其咎不在花也而唐志以冰花爲華孽二者俱失其倫類今革而正之俱以人恆寒門附雨雹之後又前志以鼠妖爲青眚青祥物自動爲木沴金物自壞爲金沴木其說俱後學所未諭今以鼠妖青眚各自爲一門而自動自壞直以其事名之

庶覽者易曉云作物異考第二十二凡二十卷以上釐正諸名目

昔堯時禹別九州至舜分爲十二州周職方復分爲九州而又

與禹異漢承秦分天下爲郡國而復以十三州統之晉時分州

爲十九自晉以後爲州采多所統采狹且建治之地亦不一所

姑以揚州言之自漢以來或治歷陽或治壽春或治曲阿或治

合肥或治建業而唐始治廣陵至南北分裂之後務爲夸大僞

置諸州以會稽爲東揚京口爲南徐廣陵爲南兗歷陽爲南豫

歷城爲南冀襄陽爲南雍魯郡在禹跡爲徐州而漢則屬豫州

所領陳留在禹跡爲豫州而晉則屬兗州所領離析磔裂循名

失實而禹跡之九州定以不復可考矣上言九州無禹跡不可考夾漈鄭氏

曰州縣之設有時而更山川之秀千古不易故禹貢分州必以

山川定疆界兗州可移而濟河之兗州不可移梁州可遷而華

陽黑水之梁州不可遷故禹貢爲萬世不易之書後之作史者

主於郡縣故州縣移易其書遂廢矣善哉言也杜氏通典亦以

歷代郡縣析於禹九州之中今所論著九州則以禹跡所統爲

準沿而下之府州軍監則以宋朝所置爲準。沂而上之而備歷代之沿革焉。至冀之幽朔雍之銀夏南粵之交趾元未嘗入宋之職方者則以唐郡爲準。追考前代以補其缺。以上言上以禹跡下以宋代爲準而於每州總論之下復各爲一圖。先以春秋時諸國之可考者分入九州。次則及秦漢晉隋唐宋所分郡縣考其地理。悉以附禹九州之下。而漢以來各州刺史州牧所領之郡其不合禹九州者悉改而正之。作輿地考第二十三凡九卷。

昔先王疆理天下制立五服。所謂蠻夷戎狄其在要荒之內九州之中者則被之聲教。疆以戎索。唐虞二代之際其詳不可得而知矣。春秋所錄如蠻則荆舒之屬也。夷則萊夷之屬也。戎則

山戎北戎陸渾赤駒之屬也狄則赤狄白狄皋落鮮虞之屬也
載之經傳如齊桓之所攘魏絳之所和其種類雖曰戎狄而皆
錯處於華地故不容不有以制服而羈縻之至於沙磧之濱瘴
海之外固未嘗窮兵黷武絕大漠踰懸度必欲郡縣其部落衣
冠其旃毳以震耀當時而誇示後世也以上言三代時四裔皆在中華之地秦始
皇既并六國始北卻匈奴南取百粵至漢武帝時東并朝鮮西
收甘涼南闢交趾珠厓北斥朔方河南以至車師大宛夜郎昆
明之屬俱遣信使齎重賄招來而羈置之俾得通於上國窺其
廣大割齊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無用自是之後世謹梯航
歷代載記所敘其風氣之差殊習俗之詭異可考而索至其世

代傳授之詳則固不能以備知也作四裔考第二十四凡二十
五卷

經史百家雜鈔卷九

善化黃維申襄校